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十二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後學成德



坤下
坎上

伊川先生曰比序卦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親輔也
一作比輔比也
一作比輔也人之類必相親輔然後能安故既有衆則必
有所比比所以次師也爲卦上坎下坤以二體言之水在
地上物之相切比无間莫如水之在地上故爲比也又衆
爻皆陰獨五以陽剛居君位衆所親附而上亦親下故爲
比也

易傳

東萊呂氏曰師以二爲主一將帥也以一陽而爲衆陰
之所聽命者也比以五爲主以一陽而爲衆陰之所親
者也比所以次師者言衆雖聽命於將帥而心當親於
君也

紀聞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伊川先生曰比吉道也人相親比自為吉道故雜卦云比樂師憂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筮為占決卜度非謂以著龜也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人之不能自保其安寧方且來求親比得所比則能保其安當其不寧之時固宜汲汲以求比若獨立自恃求比之志不速而後則雖夫亦凶矣夫猶凶况柔弱者乎夫剛立之稱傳曰子南夫也又曰是謂我非夫凡生天地之間者未有不相親比而能自存者也雖剛強之至未有能獨立者也比之道由兩志相求兩志不相求則睽矣君懷撫其下下親輔一作於上親戚朋友鄉黨皆然

故當上下合意以相從苟无相求之意則離而凶矣大抵人情相求則合相持則睽相持相待莫先也人之相親固有道然而欲比之志不可緩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必原筮者慎所與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原筮者推原占決相比之道也非以著龜也上之比下必有元永貞之三者下之比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矣又曰夫剛立之稱也傳曰子南夫也又曰我非夫剛立者猶凶况柔弱乎雍曰一陽之卦得位者師比而已得天位則為比得臣位則為師天下之吉莫吉於比故比直言吉治天下之眾莫急於貞故師先言貞帥師有君道而不得如是之大如是之久也故无元永之貞昔成湯之初征也東征西夷怨曰奚獨後予所謂不寧方來而无後凶者矣易說

五峰胡氏曰張良以兵法說它人皆不省及以說漢高則常用其策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不去原筮也其從沛公以復讎滅秦而濟世安民非以為亂也此仁人之心可久之道天下之正理得元永貞之義也故无咎若沛公之約法三章以收秦民馬援之擇君竇融之歸光武郭嘉之去袁紹皆原筮者也其相比莫非有善謀行常道守正理者故邴原告曹操曰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明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非剛中者不能如是不然以利相比如趙高二世之君臣耳餘竇灌之朋友未有得无咎者也夫天下未定國家未立而身未安固宜汲汲求比若楚漢分爭之時君臣未定百姓未知所歸賢能未盡見用韓信彭越英布之徒不能乘此時舉賢恤民求上下之助以宰制山河保其

大功及楚已滅天下歸漢乃舉兵叛逆自取滅亡後夫凶也况隗囂之徒才不逮數子方紛亂之際則坐談西伯及中原略定乃始舉兵圖大事者乎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比親輔也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上下五陰比而從之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故筮者得之則當為人所親輔然必再筮以自審有元善長永正固之德然後可以當眾之歸而无咎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皆來歸之若又遲而後至則此交已固彼來已晚而得凶矣若欲比人則亦以是而反觀之耳本義

東萊呂氏曰比吉相親比即是吉道歡欣交通安得不吉比吉大槩言比也原筮元永貞无咎此言獨立孤陋固是凶道然比而不推原卜度是有此三德之人苟始

相親比不得其人則終不能免咎必有此三德然後與之比古人所以不肯輕以身比人蓋為此當看伊川說又曰不寧方來古人灼見天地之間无獨立之理故必皇皇汲汲往來親比如堯舜孜孜稽于衆舍己從人之類蓋謂天下非一人所為故必以天下之耳為耳以天下之目為目如學者亦當親師取友然後可後夫凶易之義大抵舉輕明重非不往親比特後往爾凶猶及之況孑然自足傲然獨立者乎易說○原筮元永貞无咎原筮者察之之詳也元永貞者求之之備也將親比依附是人夫豈細事哉故必察之詳求之備然後无咎紀聞○又曰比之原筮元永貞也同人之利君子貞也隨之元亨利貞也一也已丑課程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伊川先生曰比吉也比者吉之道也物相親比乃吉道也

比輔也釋比之義比者相親輔也下順從也解卦所以為

比也五以陽居尊位羣下順從以親輔之所以為比也○

推原筮一作占決相比之道得元永貞而後可以无咎所謂

元永貞如五是也以陽剛居中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以陽

剛當尊位為君德元也居中得正能永而貞也卦辭本泛

言比道彖言元永貞者九五以剛處中正是也○人之生

不能保其安寧方且來求附比民不能自保故戴君以求

寧君不能獨立故保民以為安不寧而來比者上下相應

也以聖人之公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

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故上下之志必

相應也在卦言之上下羣陰比於五五比其衆乃上下應

也○衆必相比而後能遂其生天地之間未有不相親比而能遂者也若相從之志不疾而後則不能成比雖夫亦凶矣无所親比困屈以致凶窮之道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比有所附合也君子周而不比比者二人同附周則與衆合也比以一陽居中在上而五陰比之顯比者也顯比則周矣人道主交故比則吉原有所究筮有所占信不信之情必不可度又有元永貞之德則不入於邪然後可與人比而无咎也

龜山楊氏曰五以剛中得尊位居中履正衆陰在下而順承之有親輔之象卦之所以為比也故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先王什伍其民鄉田同井使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比之所以吉也政散民流用蕩析離居則凶可知矣此自然之理也原筮者占所比

也元永正者可比之道也原筮謂占決可否非龜筮之筮也與初筮之筮同蓋无長人之仁則雖比而不親无可久之德則雖比而必離无正固之守則雖比而不周上之比乎下與下之比乎上无是三者則小人之比耳能无咎乎故唯元永正而後无咎盡此道者唯九五乎故曰以剛中也居比之時陰无正應不寧之象也而衆陰順承不寧方來之象也不寧方來以上下應而已蓋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上下相求古今之同道也上不比乎下下不比乎上而能獨安者未之有也夫一陽在上衆陰在下而順從比之吉也而上六獨居其上而乘之无順從之義後夫者也婦以順從夫者也夫先而婦從父先而子從君先而臣從其義一也獨曰後夫者蓋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曰後夫者

推本言之也夫且不可後況君親乎後君親則大亂之道凶不足言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卦之辭泛言比道而彖言盡比道之善唯五而已民不能自保故戴君以求寧君不能獨立故保民以為安凡生於天地之間者未有不相親比而能自存者也又曰以聖人之公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矣雍曰天下之吉生於順而凶生於逆下之順從天下无異意不寧方且來非吉乎後之凶无順意故也不寧方如初六六四是也後夫上六之不我比也上下應者上而六四下而初六非正應而來比也然易之道窮則變不知變則失易之道故乾有窮之災坤則其道窮況後夫乎聖人於道窮之際每致意焉者明易之道初

无窮人自失之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比吉者比而吉也凡物孤則危羣則彊父子夫婦朋友未有孤危而不凶者人君為甚故比而吉謂九五也比輔也一陽在上四陰在下順從之比所以吉也故曰比吉也比輔也此合兩體言比也然比當慎不可以不與善不可以不長久不可以不正有是三者乃可以无咎以其當慎也故原筮以決其所從原再也如原蠶原廟之原比自復來一變師二變謙三變豫自謙至豫有艮手持震草占筮之象故曰原筮原筮則其慎至矣復初九始於震四變成比不離於貞元永貞也元君德也善之長也乾剛之始也蓋比道之難既原筮以審之其始也相比以善其終也永貞则无咎矣不然慮之不審其始比之不善或貞而不永豈能无咎原筮

不承貞者九五也九五之剛乾元也故曰元位乎中正
 故承貞故曰以剛中也坎往則坤來坎勞卦不寧也坤
 為方不寧方來也比之時下雖比輔不敢自寧則上下
 相應多方來矣故曰不寧方來上下應也謙坤三四五
 爻先來比之上六獨安其位而不來欲來則已後不來
 則履險而逼道窮而不知變故凶上六之所以凶者後
 夫三爻也故曰後夫凶比道貴先故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比吉也此三字疑衍文比輔也此以卦體
 釋卦名義原筮元承貞亦以卦體釋卦辭剛中謂五上
 下謂五陰本義○筮字說做占決亦不妨然亦不必說定
 不是龜筮之筮後夫只是說後來者古人亦曾說先夫
 當之也有喚作夫婦之夫底後夫凶言九五既為眾陰
 所歸若後面更添一箇陽來則必凶古人如袁紹劉馥

劉繇劉備之事可見兩雄不並棲之義○問比卦後夫
 凶先生曰後夫不必如伊川說左傳齊崔杼娶妻卦云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人以為凶他云前夫已當之矣
 彼云前夫則此云後夫正是一樣語陽便是夫陰便是
 婦○比吉也字羨當云比吉比輔也下順從也比輔
 也解比字下順從也解吉字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下順從也九五以一陽在上羣陰順從以
 剛中也此指言相親比之狀剛而不中則失之暴便是
 偏既剛且中所以能具此三德上下應也君能親比上
 下皆相應初无彼此其道窮也人之一身能幾不能親
 比其道之窮也易說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伊川先生曰夫物相親比而无間者莫如水在地上所以

為比也先王觀比之象以建萬國親諸侯建立萬國所以比民也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也易傳

藍田呂氏曰地中有水則容畜而不散可以聯什伍而成軍地上有水則浸灌旁及可以交四鄰而脩好

龜山楊氏曰水在地上相比而不離先王觀比之象建國畫地而封之為之屬連使相親比則諸侯知尊君親上而天下從之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民之有君諸侯之有王非先王創治而有之皆出於自然之勢也蓋上下之分未立強弱之勢不齊於是大得以陵小眾得以暴寡日趨於亂亡而生生之理息矣必有強有德者出焉則大小之勢分眾寡之情一於是有小事大有大比小小大之情親率歸於大定者是先王封建之本也梁襄王問孟子曰天下惡乎

定孟子對曰定于一一者王也方地上有水非澤之所鍾散而相親則各有所比先王以是建萬國而親諸侯王道之本也方比之五陰而一陽上有大中至正之道下无僭亂分民之臣蓋足以王矣自河圖洛書之相為經緯八卦九章之相為表裏文王得之以演周易孔子得之以述春秋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有春有王正月蓋同出於此矣觀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周成王時諸侯來朝助祭者千八百國春秋之時見於經者止百二十有四國其後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卒并於秦方是時征伐四出轉以相滅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凡以天下无王故也故易之有比春秋之書王豈易言哉易說

漢上朱氏曰地上有水相比而无間乾五王也四諸侯

位坤土在上國也坤為衆萬國諸侯衆多也比師之反
 九二為五有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之象建萬國者衆建
 也建萬國則民比其國君親諸侯則國君比於天子封
 建自上古聖人至於三代不廢享國久長秦罷侯置守
 二世而亡此封建不可廢之驗也患封建不得其道耳
 得其道者建萬國是已夏承唐虞執玉帛者萬國成湯
 之時七千七百七十三國成周千八百國而夫子必曰
 建萬國者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也衆建則多助少其力
 則易制觀此則周官諸侯之制疑若非周公之意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地上有水水比於地不容有間建國親諸
 侯亦先王所以比於天下而无間者也豕意人來比我
 此取我往比人本義○伊川說建萬國以比民言民不可
 盡得而比故建諸侯使比民而天子所親者諸侯而已

這便是它比天下之道語錄

東萊呂氏曰地上有水比見得比親切處浸潤滋灌流
 行未嘗相離先王建萬國親諸侯是人君比天下之綱
 目建萬國所以比民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蓋君之於
 民豈能家至戶到而比之惟撫諸侯使孚吾德意於天
 下即是比天下也若只是以一人比天下則天下不可
 得而比矣易說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
 有它吉也

伊川先生曰初六比之始也相比之道以誠信為本中心
 不信而親人人誰與之故比之始必有孚誠乃無咎也孚
 信之在中也○誠信充實於內若物之盈滿於缶中也缶
 質素之器言若缶之盈實其中外不加文飾則終能來有

它吉也它非此也外也若誠實充於內物无不信豈用飾外以求比乎誠信中實雖它外皆當感而來從孚信比之本也○言比之初六者比之道在乎始也始能有孚則終致有它之吉其始不誠終焉得吉上六之凶由无首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柔而无應能擇有信者親之己之誠素著顯終有它吉比好先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六前遇三陰莫適比也莫適比則无所私无所私則有信而已以信比之何往不可故以有孚比之无咎矣初位在下其為器也小苟充其所受而不餒亦足以感物而助之者自能至矣況充其大者乎龜山楊氏曰比之初原筮之時也故有孚比之乃无咎孚信之在中也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故比以忠信為主比而无孚小人之比也能无咎乎有孚比之比乎人者也有孚盈缶孚之在己也缶器之質者也盈缶則充實在其中不資外飾也故來有它吉夫居比之初人相求比之時也孚誠充實於中而後為人所比盈缶是也故能有它吉有孚而未至於盈缶則比乎人者也故无咎而已非比之初則不必有它而後吉故曰比之初六有它吉易說

白雲郭氏曰廣大乎比天下之道見賢則比之不必有應而比也然有應而比者比之易二四是也遠而非應者比之難初六是也然遠而非應柔弱不能自達有待於人者也缶之為器有物盈之則有用也无以盈之虛器也是缶之有待於物猶初六之不能自用也初六以誠信之道自充於中所謂有孚盈缶矣何患其无用乎

中字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蓋誠信感人有必應之道故終使六二自內與之同比於五也雖非其應而比其道蓋益賢於求應者矣何咎之有它吉本非我有之吉因人而得之者也初六才位不足直以誠信得它吉也故比之道雖吉而比之始又以孚為先古之人因人得用者多矣唯誠信充於中者能終它吉不然吉未終而凶矣

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六不正未能信者也比道以信為本中心不信人誰親之以是比人宜有咎四與初本相應初動而正往比之則有孚信矣孚者信之應也春秋傳曰小信未孚故有孚比之无咎初六坤土坤為腹動之四成兌兌為口巽為繩土器有腹有口而繩引之坎水盈其中盈缶也缶所以汲質素之器誠之象水盈其中亦

誠信充實而无間之象有孚之謂也比之有孚何咎之有故曰有孚盈缶初始也四終也初自四復位終來也四非正應謂之它子夏曰非應稱它初比之以誠信其終也來有它之吉矣若始比不以誠其能終有它乎故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陸績曰變而得正故吉是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比之初貴乎有信則可以无咎矣若其充實則又有它吉也

本義

○終來字似將來相似

語錄

東萊呂氏曰初六以柔處初有順之理比之始以誠信為本至於盈缶无一毫虧損自然終來它吉象比之初六排一比字在初六上此見聖人筆法與作春秋解詩一同斡旋一字便見意全且如孟子舉孔子說詩天生烝民只就中添一故字與一必字其理粲然甚明後世雖千百言而不足

易說

○有孚盈缶滿腹皆誠

已丑課程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伊川先生曰二與五為正應皆得中正以中正之道相比者也二處於內自內謂由己也擇才而用雖在乎上而以身許國必由於己已以得君道合而進乃得正而吉也中正之道應上之求乃自內也不自失也汲汲以求比者非君子自重之道乃自失也○守己中正之道以待上之求乃不自失也易之為戒嚴密二雖中正質柔體順故有貞吉自失之戒戒之自守以待上之求无乃涉後凶乎曰士之脩己乃求上之道降志辱身非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天下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然後出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比之時主比而不主應諸爻皆比二獨應

五守貞性於內而不失者也

廣平游氏曰比之自內者非枉己以外求也上之人訪逮幽側至誠以相與然後出而應之故爻稱自內而象以為不自失也六二居中得正與九五為正應迹遠而志同位殊而德合故以自內言之若伊尹之在莘而湯聘加焉非自內以比邪尹負鼎干湯孰謂聖人乃不知比之自失乎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五以中正在上而二以中正自內比之故正吉蓋居比之時上下相求而不以正則內不失已外必失人矣皆自失也故唯正吉而後无失易說

白雲郭氏曰比以九五為主而六二正應為主於內蓋率天下而比五者故自內之外率天下以歸王也二之比初非欲親初也欲與之比五也終能同比於五是不失已道之貞吉也觀初六它吉六二自內之辭可明其

義蒙之六三亦舍應親二矣而有不自躬之象蓋蒙與比異道而三與二異位義不同也故象言不自失以見非如蒙之不有躬也夏商之季天下諸侯相率以歸湯武或三千或八百國所謂六二貞吉初六它吉者衆矣

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二九五中正相比剛柔正而位當聖人猶曰比之自內者六二柔也恐其自失也二處乎內待上之求然後應之比之自內者也故貞吉正則吉也不能自重汲汲以求比動而自失其正道亦不可以行矣枉尺直尋未有能直人者也故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易傳曰士之脩己乃求上之道降志辱身非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天下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而後出也

易傳

五峰胡氏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成湯三聘之然後起諸葛孔明躬耕南陽劉備三顧之然後見聘之在彼而起在我顧之在彼而見在我其尊德樂義之心著於禮貌之間然後就之故足與有爲也不然則失身於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反爲有勢者之所賤矣安得

吉傳

易外

新安朱氏曰柔順中正上應九五自內比外而得其貞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得正則不自失矣

本義

東萊呂氏曰六二比之自內伊川曰士之脩己乃求上之道求非干祿之求也緣其質柔體順故有貞吉自失

之戒易說○六二比之自內貞吉或慕其利而比之或慕

其名而比之或慕其勢而比之皆自外也

紀聞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伊川先生曰三不中正而所比皆不中正四陰柔而不中
 二存應而比初皆不中正匪人也比於匪人其失可知悔
 吝不假言也故可傷二之中正而謂之匪人隨時取義各
 不同也○人之相比求安吉也乃比於匪人必將反得悔
 吝其亦可傷矣深戒失所比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履非其正比之必匪其人故可傷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三居二陰之間所比皆不善也故曰匪

人

龜山楊氏曰承乘皆陰比之匪人也能无傷乎言傷則
 悔咎不足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三不知比賢而比於上上非正應而有
 凶比非其人則自失其身矣是其所以可傷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比之匪人與否之匪人同義子夏曰處非

其位非人道也三四處中人位也人道相比以正六三
 柔而不正處非其位遠比於上六以非道而不應近比
 乎六四六二以不正而不受天地之間未有不相親比
 而有能自存者也比之而人莫與不亦可傷乎虞翻曰
 體剥傷象彌子瑕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孔子曰有
 命魯桓公求會於衛至桃丘衛侯弗與之見求比而不
 得不亦可傷乎可傷則悔咎不必言也易傳

五峰胡氏曰如齊王建所比之羣臣賓客反為秦用卒
 誤王建死於松柏之間不亦傷乎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陰柔不中正承乘應皆陰所比皆非其人
 之象其占大凶不言可知義本○問比之匪人一爻曰初

應四四是外比於賢為比得其人二應五五為顯比之
 君亦為比得其人惟三乃應上上為比之无首者故為

比之匪人也語錄

東萊呂氏曰六三比之匪人易傳曰三不中正而所比者皆不中正四陰柔而不中二存應而比初皆不中正匪人也二之中正而謂之匪人隨時取義各不同也隨時取義之說最當詳考蓋二之中正本未嘗存應而比初但三以私心觀之故見其存應而比初矣君子所為本公苟以私心觀之則見其件件是私故雖與君子相處亦與小人相處無異也二本君子以三之心觀之則小人也三既看得二為小人故與二相比未嘗得近君子之益反得近小人之損也此三之罪非二之咎也紀聞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伊川先生曰四與初不相應而五比之外比於五乃得貞正而吉也君臣相比正也相比相與宜也五剛陽中正賢

也居尊位在上也親賢從上比之正也故為貞吉以六居四亦為得正之義又陰柔不中之人能比於剛明中正之賢乃得正而吉也又比賢從上必以正道則吉也數說相須其義始備○外比謂從五也五剛明中正之賢又居君位四比之是比賢且從上所以吉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六四獨比於五所比陽也雖獨有所附所附者賢守是不變亦可以獲吉

龜山楊氏曰六四无應於内而外比九五比賢從上也九五剛中正賢也比賢從上而不以正人誰與之故正乃吉六四以陰居陰正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四與初非正應故舍遠比近外比九五之賢亦自知才位非可兼人從上保身而已故得貞而吉比或自内或外比以明比道之大不可拘於常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四以五為外內外相形而後有也六四當位不內比於初絕其係應外比於五守正不動則相比以誠矣故貞吉五以德言之剛健中正賢也以位言之君上也以正比賢以臣比君外比之所以吉歟易曰東北喪朋安貞吉六四之謂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柔居柔外比九五為得其正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本義

東萊呂氏曰六四外比之正吉四最近君遂比於君五剛明賢君故聖人以從上言之然當看伊川三段之說相須不可偏易說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伊川先生曰五居君位處中得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人君

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故聖人以九五盡比道之正取三驅為喻曰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先王以四時之畋不可廢也故推其仁心為三驅之禮乃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成湯祝網是其義也天子之畋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止取其不用命者不出而反入者也禽獸前去者皆免矣故曰失前禽也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為之者也邑人不誠吉言其至公不私无遠邇親踈之

別也邑者居邑易中所言邑皆同王者所都諸侯國中也
 誠期約也待物之一不期誠於居邑如是則吉也聖人以
 大公无私治天下於顯比見之矣非唯人君比天下之道
 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
 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
 諛逢迎求其比己也在朋友亦然脩身誠意以待之親已
 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己
 也於鄉黨親戚於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
 顯比所以吉者以其所居之位得正中也處正中之地乃
 由正中之道也比以不偏為善故云正中凡言正中者其
 處正得中也比與隨是也言中正者得中與正也訟與需
 是也○禮取不用命者乃是舍順取逆也順命而去者皆
 免矣比以向背而言謂去者為逆來者為順也故所失者

前去之禽也言來者撫之去者不追也○不期誠於親近
 上之使下中平不偏遠近如一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失前禽謂三面而驅意在緩逸之不務殺也
 順奔然後取之故被傷者少也○以剛居中而顯明比道
 伐止有罪不為濫刑故邑人不誠為上用中此之謂也不
 比者不懲非用中也故比必顯之然殺不可務也一云上
 使中者付得其人也並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五以一陽為衆陰之主從之者吉背之
 者凶顯比者如三驅之法明示以舍逆取順之道也
 邑國中也天子之有天下諸侯之有四境其國中之民
 近我者也顯比之道不間於幽遠則近者必不誠也使
 用也上之所用以中无遠近之情不合也

龜山楊氏曰居得尊位其比宜顯矣故制畿封國以為

屬連建牧立監以相糾因時問以通好賀慶以展親所
 以比諸侯也域民之制其詳至於屬婦同井而居同巷
 相從任之以九職繫之以九兩所以比其民也凡此皆
 顯比之道也盡斯道者其唯九五乎居中履正而上下
 應之比之正也故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
 吉夫獸窮則搏常物之大情也故王田不合圍三面而
 驅不窮物以盡取也先王比天下而安之非以求吾所
 大欲也故順則取之逆而去則舍之所失者前禽而已
 盡吾比道任彼而不致力焉用三驅之義也若湯之祝
 網是也窮民而盡取之乃召敵之道非所以比天下也
 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
 者次之爲此而已夫如是故仕者願立於其朝耕者願
 耕於其野商賈願藏於其市行旅願出於其塗則邑人

不誠而自至矣此比道之光也故曰邑所居之邑謂國

中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比坤下坎上坎水也坤土也土以水柔水
 以土流親比之故也洪範之敘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其事則无偏无陂遵王之義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
 作惡遵王之路无偏无黨王道蕩蕩无黨无偏王道平
 平无反无側王道正直凡上之所以示下者如此也凡
 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極凡下之所以
 從上者如此也方顯比建大中之道明法度之尊逆者
 不追順者不拒无恤於去來无間於小大邑人之不誠
 特爲其微者言之至於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蓋有无思
 而不中者矣可勝言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洪範五皇極曰无偏无陂遵王之

義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惡遵王之路无偏无黨
 王道蕩蕩无黨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側王道正直凡
 上之所以示下者如此也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
 比德惟皇作極凡下之所以從上者如此也方顯比建
 大中之道逆者不追順者不拒无恤於去來无間於小
 大邑人之不誠特為其微者言之至於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蓋有无思而不中者矣可勝言哉雍曰九五之君
 非以力假仁者也蓋有大中至正之道以昭示天下天
 下自從而比之故曰顯比王田不合圍三面而驅故所
 失者前禽而已是猶上六之不我比也夫以大中至正
 之道昭示天下无容私焉是以逆則舍之順則取之故
 上言不寧方來後夫凶皆自來自後之辭非聖人有以
 強之也聖人以大中至正舍逆取順必无侵伐之虞邑

人又何誠焉是則顯比之吉為天下之至公也求其所
 以然實建大中以致之耳故曰上使中也書曰民心罔
 中惟爾之中其使中之謂乎由是知商之三千周之八
 百亦舍逆取順而已或謂顯比之道狹不亦異乎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五比之主坎為明顯明比道者也故曰
 顯比五位乎正中比者因以比之不規規以求比於物
 比之以正中之道所以吉也故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
 乾五為王自四至二歷三爻坤為與為眾坎為輪田獵
 之象王用三驅也艮為黔喙坎為豕震為決躁內卦為
 後外卦為前嚮上為逆順下為順故曰失前禽也顯比
 之道譬之從禽王者之於田也三面驅之闕其一面逆
 而嚮我則舍之背而順我之射則取之舍之者明比也
 取之者明不比也所謂正中也施於征伐叛者伐之服

者舍之故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坤在下為邑謂二也
 邑人者二乾也二之五艮見兌伏兌為口邑人不誠也
 王者之比天下无遠邇无内外无親疎不以邑人近則
 告誡而親之不以僻陋之國遠則不誠而疎之使人人
 以中道相比无適无莫則吉若顯比矣其道猶狹未吉
 也故曰邑人不誠上使中也或曰安知舍逆之為嚮我
 取順之為射取之曰觀其所殺而知也射者從禽左而
 射之由左達右詩曰公曰左之舍拔則獲故田有三殺
 自左髀達于右膈為上殺射右耳本為中殺射左髀達
 于右髀為下殺面傷不獻翦毛不獻鄭康成曰禽在前
 來不逆而射之也去又不射也唯其走者順而射之王
 弼亦曰趣己則舍之背己而走則射之易傳○王弼謂比
 九五為比之主而有應任二顯比者也比而顯之則所

親者狹矣則以不變論易於初六言處比之首應不在
 一心无私吝則莫不比之故於九五應二則言其狹也
 天地之間陰必比陽未有无應而相比者初六不變則
 缶虛而不汲失有孚盈缶之象矣三驅之禮禽逆來趣
 己則舍之背己則射之顯比也雖有愛惡而愛惡出於
 彼之來去吾豈容心哉三苗逆命禹乃徂征不比也七
 旬來格舜則舍之顯其比也比之與否舜禹非私也用
 中之道也若曰顯比非大人之吉此可以為言所使使
 之者誰歟舜命禹征亦使之也叢說
 新安朱氏曰一陽居尊剛健中正卦之羣陰皆來比已
 顯其比而无私如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來者不拒
 去者不追故為用三驅失前禽而邑人不誠之象蓋雖
 私屬亦喻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也凡此皆吉之道

占者如是則吉也上使中由上之德使不偏也本義○顯比便有那周遍底意思○邑人不誠如有聞无聲音其自不消相告戒又如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相似○比九五邑人不誠蓋上之人顯明其比道而不必人之從已而其私屬亦化之不相戒約而自然從已也○田獵之禮置旃以為門刈草以為長圍田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出者皆舍被驅而入者皆獲故以前禽比去者不追獲者譬來則取之大意如此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九五伊川說最要熟看邑人不誠雖切近者亦不丁寧之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緣自處得正中所以能盡顯比之道若使自立身偏處不可謂正中

易說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明道先生曰比之无首凶比之始不善則凶

劉綸師訓

伊川先生曰六居上比之終也首謂始也凡比之道其始善則其終善矣有其始而无其終者或有矣未有无其始而有終者也故比之无首至終則凶也此據比中而言然上六陰柔不中處險之極固非克終者也始比不以道隙於終者天下多矣○比既无首何所終乎相比有首猶或終違始不以道終復何保故曰无所終也並易傳○敬是持

己恭是接人與人恭而有禮言接人當如此也近世淺薄以相驩狎為相與以无圭角為相親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禮為主也比之上六曰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既无首安得有終故曰无所終比之道須當有首也

劉元承手編

龜山楊氏曰比之時陰宜從陽也而上六居一卦之上

比之无首者也无首则无所從其凶不亦宜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六非天下之所比又不能比人為臣而
 无君與无元首何異哉是以凶而无所終也三有匪人
 之傷上有无首之凶皆逆比之道聖人舍之者也四也
 初也其知幾乎故能非其應而獲吉以是知比者必求
 大中至正而比之斯无不吉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三動而比上上比乎三成乾乾為首三
 者比上之始上者比三之終三不知比上則比之无首
 上不知比三則比之无終比之无首无所終矣正者宜
 吉然上六不免於凶者正而不知用也道與人同者也
 不相親比與比之无首雖正亦凶易傳
 新安朱氏曰陰柔居上無以比下凶之道也故為无首
 之象而其占則凶也比无所終以上下之象言之則為

无首以始終之象言之則為无終无首則无終矣本義
 東萊呂氏曰上六比之无首凶聖人因上六之无終故
 推原其所以无終之由所謂无首却不是指初六說大
 凡无終者皆緣无始今人言无終者以為初間本好只
 後來有少不好殊不知終之所以不善者只緣初不善
 使初間有一分未是處在當時却未見到後來不善時
 皆自此一分發出○又曰此卦大抵以五為主二與五
 正應切近故正无疑四外比亦吉三惟不比故可傷若
 初只說比之始又況以六居初其體本順故亦吉也並易說
 ○又曰上六比之无首凶上居卦之終不曰无終凶
 而曰无首凶何也見其无終則知其必无首矣治疾者
 必推其致疾之由也紀聞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十二

其體柔順唯能以巽順柔其剛健非能力止之也畜道之
 小者也又四以一陰得位為五陽所說得位得柔巽之道
 也能畜羣陽之志是以為畜也小畜謂以小畜大所畜聚
 者小所畜之事小以陰故也柔專以六四畜諸陽為成卦
 之義不言二體蓋舉其重者易傳○或以小畜為臣畜君以
 大畜為君畜臣先生云不必如此說大畜只是所畜者大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十三

後學成德不味不味
 伊川先生曰小畜序卦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相



乾下
巽上

比附則為聚聚畜也又相親比則志相畜小畜所以次比
 也畜止也止則聚矣為卦巽上乾下乾在上之物乃居巽
 下夫畜止剛健莫如巽順為巽所畜故為畜也然巽陰也
 其體柔順唯能以巽順柔其剛健非能力止之也畜道之
 小者也又四以一陰得位為五陽所說得位得柔巽之道
 也能畜羣陽之志是以為畜也小畜謂以小畜大所畜聚
 者小所畜之事小以陰故也柔專以六四畜諸陽為成卦
 之義不言二體蓋舉其重者易傳○或以小畜為臣畜君以
 大畜為君畜臣先生云不必如此說大畜只是所畜者大

小畜只是所畜者小不必指定一件事便是君畜臣臣畜君皆是這箇道理隨大小用楊遵道錄○又曰小畜是所畜小及所畜雖大而少皆小畜也不必專言君畜臣臣畜君唐棣錄

東萊呂氏曰或問小畜一卦如何看曰以卦觀之柔以巽順之道畜剛以爻觀之陽不受畜在人分言之卑之畜尊下之畜上固當以巽順之道然有剛明之才者亦豈可受畜於人耶易說○又曰小畜傳止則聚矣心散則道不積己丑課程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伊川先生曰雲陰陽之氣二氣交而和則相畜固而成雨陽倡而陰和順也故和若陰先陽倡不順也故不和不和則不能成雨雲之畜聚雖密而不能一有能字成雨者自西郊故

也東北陽方西南陰方自陰倡故不和而不能成雨以人觀之雲氣之興皆自四遠故云郊據四而言故云自我畜陽者四畜之主也易傳○暢中伯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曰西郊陰所凡雨須陽倡乃成陰倡則不成矣今雲過西則雨過東則否是其義也所謂尚往者陰自西而往不待陽矣唐棣所編○自東自北而風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向者自

東自北皆屬陽坎卦本陽陽倡而陰和故雨自西自南陰也陰倡則陽不和蝮蝮之詩曰朝隤于西崇朝其雨是陽來倡也故雨蝮蝮在東則是陰先倡也莫之敢指者非謂手指莫敢指陳也猶言不可道也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言自西則是陰先倡也故雲雖密而不雨語錄橫渠先生曰自我西郊剛陽之氣進而不已也易說白雲郭氏曰剛德天德也天德畜之則止不能畜則失

聖人之所以為聖以能畜天德而已然畜有二道有止而畜之者畜之大也故為大畜有入而畜之者畜之小也故為小畜舍是皆不能畜矣能大畜天德則理非不亨小畜疑於未亨故言亨也密雲不雨言畜之而未及用也自我西郊明其自我畜之也自我畜之而未及君子成己之道未至於成物所以為小畜

易說

漢上朱氏曰小畜以陰畜陽惟九三一爻受畜所畜者寡矣履以柔履剛六三不有其位履之而不處也

叢說

新安朱氏曰巽亦三畫卦之名一陰伏於二陽之下故其德為巽為入其象為風為木小陰也畜止之之義也上巽下乾以陰畜陽又卦唯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為所畜故為小畜又以陰畜陽能係而不能固亦為所畜者小之象內健外巽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

有剛而能中其志得行之象故其占當得亨通然畜未極而施未行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蓋密雲陰物西郊陰方我者文王自我也文王演易於羑里視岐周為西方正小畜之時也筮者得之則占亦如其象云

本義 ○小畜言以巽之柔順而畜三陽畜他不住大畜則以艮畜乾畜得有力所以喚作大畜小畜亨是說陽緣陰畜它不住故陽得自亨橫渠言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凡言亨皆是說陽到得說陰處便分曉說道小人吉亨字便是下面剛中而志行乃亨 ○問嘗見人說此卦作巽體順是小人以柔順小術畜君子故曰小畜不知如何先生曰易不可專就人上說且就陰陽上看分明巽畜乾陰畜陽故謂之小若配之人事則為小人畜君子也得為臣畜君也得為因小小事畜止也得不可

泥定一事說並語錄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伊川先生曰言成卦之義也以陰居四又處上位柔得位也上下五陽皆應之為所畜也以一陰而畜五陽能係而不能固是以為小畜也彖解成卦之義而加曰字者皆重卦名文勢當然單名卦唯革有曰字亦文勢然也○健而巽以卦才言也內健而外巽健而能巽也二五居中剛中也陽性上進下復乾體志在於行也剛居中為剛而得中又為中剛言畜陽則以柔巽言能亨則由剛中以成卦之義言則為陰畜陽以卦才言則陽為剛中才如是故畜雖小而能亨也○畜道不能成大如密雲而不成雨陰陽交而和則相固而成雨二氣不和陽尚往而上故不成雨蓋

自我陰方之氣先倡故不和而不能成雨其功施未行也

小畜之不能成大猶西郊之雲不能成雨也並易傳○密雲

不雨尚往則氣散先陰變風氣隨風散語錄

藍田呂氏曰小畜大畜據其所自得也所得有大小故

謂之大畜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畜之小者也剛上

而尚賢畜之大者也以巽畜健所畜小也以止畜健所

畜大也雲自東而徂西則雨自西而徂東則不雨陰生

於西陽生於東陽往交陰陰能固之乃雨陰往交陽而

陽不應則何從而雨故自我西郊者言雲自西而徂東

也

龜山楊氏曰卦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為之主四以陰居

陰柔得位也為一卦之主而上下應之以陰畜陽也陽

大而陰小小者畜也此以六四一爻言之也健而巽剛

中而志行乃亨合一卦之才言之也蓋小者畜則无亨之道所畜亦小矣合一卦之才則三陽健而進一陰體巽而上行九五剛得中與之合志則志行矣是以亨也雲者氣之上升也一陰畜之未能上達故密雲不雨尚往也往則交通咸和而為雨矣西郊陰所也東多風西多雨陰陽之義故詩曰朝濟于西崇朝其雨自我西郊則亦朝濟于西之意有雨之兆焉特施未行而已言未則非終不行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初之應四而曰上下應者陽道過盛喜於從陰雖非其位而其志皆應之也剛中二之天德也志行四之巽志也剛德居中而巽志行是以亨也尚往者其道方行行猶未已也施未行者澤未下也密雲尚往則澤有必下之理君子成已有必能成物之道盡其道

則為大畜施未行故為小畜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柔自姤進而上行至四得位上下五剛說而應之說則見畜矣一柔畜五剛則小畜大臣畜君也五爻非所應亦曰應之陰者陽之所求也故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此以六四言小畜之義也下乾健也上巽順也九二九五剛中也健而濟之以巽則易入剛不過乎中則志行於上下兩者得則柔道亨而陽為陰所畜矣故曰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此以兩體二五言小畜之才也兌盛陰也密雲者兌澤之氣上行也雨者陽為陰所得相持而下者也六四志在畜君以往為尚畜君者好君也不得於君其能畜乎故曰密雲不雨尚往也此再以六四言小畜也乾天也在內外之交而見天際郊之象兌西也我者內為主柔自下升天地

之理陽倡則陰和西郊陰也密雲不雨陰先倡也以臣畜君雖尚往也然不待倡而先之則其施未行施者膏澤下流也柔得位待倡而往則君施行矣故曰自我西郊施未行也聖人言此示臣強之戒且曰陰畜陽小畜大終不可以成大事乾天下之至健至難畜者非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豈能畜之在卦氣為四月故太玄準之以斂易傳

新安朱氏曰小畜柔得位至曰小畜以卦體釋卦名義柔得位指六居四上下應謂五陽健而巽至乃亨以卦德卦體而言陽猶可亨也密雲不雨尚往也言畜之未極其氣猶上進也本義○尚往是陰包他不住陽氣散了做雨不成所以云尚往也○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先生云此是以巽畜乾巽順乾健畜他不得故不能雨凡

雨者皆是陰氣盛凝結得密方濕潤下降為雨且如飢甌蓋得密了氣鬱不通四伴方有温汗今乾上進一陰止他不得所以彖中云尚往也是指乾欲上進之象到上九則以卦之始終言畜極則散遂為既雨既處陰德盛滿如此所以有君子征凶之戒並語錄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伊川先生曰乾之剛健而為巽所畜夫剛健之性唯柔順為能畜止之雖可以畜止之然非能固制其剛健也但柔順以擾係之耳故為小畜也君子觀小畜之義以懿美其文德畜聚為蘊畜之義君子所蘊畜者大則道德經綸之業小則文章才藝君子觀小畜之象以懿美其文德文德方之道義為小也易傳

廣平游氏曰風行天上柔巽之上行也君子觀象於此

則美其文德也天以剛健故其事武地以柔順故其事
文風之柔无所不入地類也故有文德之象舜之格有
苗文德之懿也詩稱仲山甫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則所
以畜宣王者文德而已矣故有明哲保身之說異乎伊
尹之於成湯太甲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小畜之時以柔畜剛故君子以懿文德孔
子曰遠人不服脩文德以來之則畜剛莫尚乎文德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巽之畜乾陰之畜陽非可大也君子體之
懿文德而已與夫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異矣六
四之畜正也猶巽從而後能之使非正而行是妾婦之
道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文德美德也坤言文在中而文言曰美在

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然則畜之道必
先畜美德以成己而後可見於事業也大畜之以畜其
德則天德之大皆止而畜之矣乾之不言所利猶大畜
以畜其德坤利牝馬之貞猶懿文德也風行天上是為
巽入之道是我入而畜之也天在山中則為來畜於我
大小之辨如此

易說

漢上朱氏曰天剛德文柔德風行天上剛為柔所畜小
者畜也君子以是懿文德傳言太虛無礙大氣舉之

易傳

新安朱氏曰風有氣而無質能畜而不能久故為小畜
之象懿文德言未能厚積而遠施也

本義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言畜它不住且只逐些子發洩出來
只以大畜比之便見得大畜說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
德小畜只是做得這些箇文德如威儀文辭之類○問

風行天上小畜象義如何曰天在山中大畜蓋山是堅剛之物故能力畜其三陽風是柔軟之物止能小畜之

而已耳並語錄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伊川先生曰初九陽爻而乾體陽在上之物又剛健之才足以上進而復與在上同志其進復於上乃其道也故云復自道復既自道何過咎之有无咎而又有吉也諸爻言无咎者如是則无咎矣故云无咎者善補過也雖使爻義本善亦不害於不如是則有咎之義初九乃由其道而行无有過咎故云何其咎无咎之甚明也○陽剛之才由其道而復其義吉也初與四為正應在畜時乃相畜者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理而升進之於應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乾體本上乃今居下求復者也乾雖求復當畜之時巽陰固之而求獲乎復然乾體當復自道也巽雖固乾其體則巽六四以陰居陰獨為正應以斯而復雖若犯上其義則吉無所疑也

龜山楊氏曰六四陰得位為一卦之主而初與之為應受畜於四者也過未形而畜之其復自道矣夫何咎之有故其義吉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德之大而人畜之雖曰小畜亦已艱矣唯早辯者易為力而不能早辯者難為功故小畜雖同而有初九九三之異也易為力則復自道復自道則鮮失焉是以其義吉而无咎也然小畜之道何與於復而初九九二曰復何哉蓋大畜畜而无失无失故无復小畜未能无失是以不免有復也學者不能大畜則有小

畜不能小畜則有復雖初无異道蓋力行有淺深耳易說

漢上朱氏曰聖人欲明陽不受畜於陰之義故以履小

畜二卦反復明之小畜履之反初本在上二本在五三

本在四故初二皆以復言之三受畜而不得復者也初

者九之位九之位正也正者君子之道初九不受畜而

復四猶未為得所宜有咎然由正道而復四亦以柔道

下之何其咎哉於義吉也易傳

五峰胡氏曰郭子儀雖為魚朝恩所忌然朝聞命夕引

道信命而行復自道者也是以姦邪莫之能害而終吉

也若李光弼因讒邪之間遂擁眾不朝則不能復於道

矣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下卦乾體本皆在上之物志欲上進而為

陰所畜然初九體乾居下得正前遠於陰雖與四為正

應而能自守以正不為所畜故有進復自道之象占者

如是則无咎而吉也本義○問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此

爻與四相應正為四所畜者乃云復自道何邪曰易有

不必泥爻義者如此爻只平看自好復自道便吉復不

自道便凶自无可疑者矣○復自道之復與復卦之復

不同復卦言已前不見了這陽如今來復復自道是復

它本位從那道路上去如无往不復之復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小畜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九二牽復吉

九陽也陽非久為陰所畜者也故其志皆欲進復於上

焉然則安於秦養而不復進者非可恥邪紀聞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陽居下體之中五以陽居上體之中皆

以陽剛居中為陰所畜俱欲上復五雖在四上而為其所

畜則同是同志者也夫同患相憂二五同志故相牽連而復二陽並進則陰不能勝得遂其復矣故吉也曰遂其復則離畜矣乎曰凡爻之辭皆謂如是則可以如是若已然則時已變矣尚何亦誠乎五為巽體巽畜於乾而反與二相牽何也曰舉二體而言則巽畜乎乾全卦而言則一陰畜五陽也在易隨時取義皆如此也○二居中得正者也剛柔進退不失乎中道也陽之復其勢必強二以處中故雖強於進亦不至於過剛過剛乃自失也爻止言牽復而吉之義象復發明其在中之美並易傳

失易說

藍田呂氏曰巽雖固乾而九五陽得尊位與二同物二不敢進牽五求復居中无邪又不失乾當復之義

龜山楊氏曰二之與五以剛畜剛非如初九之於六四也故牽而後復所以吉者以其在中也居小畜之時以剛畜剛非其道宜於自失矣而二五皆剛而中故不自失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不能辯之於早至二尤艱矣故牽而後復也牽者強勉之義雖无自復之易然強勉能復猶為吉也非二有剛中之德亦將自失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小畜以一陰畜五陽五本二之位五動則二應同志者也二乾體剛健五巽體柔巽二進而欲復其所五以同志牽挽而復之巽為繩為股艮為手牽復也二牽挽而後復者畜之已深不若初九自道而復為易然在小畜之時五能下之引類自助為得中道二復而在中亦不自失其正而吉兩得之也易傳曰同患相

憂二五志同故相牽連而復二陽並進則陰不能勝得遂其復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三陽志同而九二漸近於陰以其剛中故能與初九牽連而復亦吉道也占者如是則吉矣亦者

承上爻義本義

東萊呂氏曰易傳云二五皆陽剛為陰所畜俱欲上復陽之復其勢必強二以處中故雖強於進亦不至於過

剛元祐諸賢似當深體此義己丑課程

九三與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陽爻居不得中而密比於四陰陽之情相求也又睽比而不中為陰畜制者也故不能前進猶車輿說去輪輻言不能行也夫妻反目陰制於陽者也今反制陽如夫妻之反目也反目謂怒目相視不順其夫而反

制之也婦人為夫寵惑既而遂反制其夫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故說輻反目三自為也○夫妻反目蓋由不能正其室家也三自處不以道故四得制之不使進猶夫不能正其室家故致反目也並易傳橫渠先生曰近而相比故說輻而不能進反為柔制故曰反目非其偶也故不能正其室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三一爻雖比六四當畜之時陰為主故三陽不得進上雖巽體以陽居上陰之盛者與三合志畜之愈固說輻而行反目不媒者也

龜山楊氏曰重剛而不中則身不行道矣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故輿說輻夫妻反目與說輻不能有行也切比於四為陰所畜不行於妻子也至於夫妻反目則正家之道可知矣故曰不能正室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大畜有止畜之義說輶則止而不行也小畜入而畜之有復之象焉復貴早辯過中則危矣此牽復之後所以言說輻也說輻則害於行道故又有夫妻反目之象夫妻反目道不行於一家何以正天下是如輻壞而車不能行也孔子曰大車无輶小車无軌其何以行之哉意與此同求其所以然蓋本於不能正室不能正室者其身不正故也是以君子必篤於成己而後可以成物為是故也大畜輿說輶止於二也良馬逐行道於三也小畜牽復於二未為成德故說輻於三不能行也輶可說者也輻不可說者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子夏傳虞翻本輻作輶當作輶上九九三本相應若動而成震坤其輿也陽畫輿下橫木也為輶九三見畜不可動兌為毀折輿說輻矣其能進乎震為

夫離為妻為目巽為多白眼九三剛而不中見畜而怒故反目相視妻制其夫男女失位不能正室也三四巽離有家人象故以室言之妻齊也敵夫之辭震離同象故曰夫妻初二畜於巽而復獨九三畜於六四而不復者九三失道比於四而悅之也陽无失道陰豈能畜之聖人詳言此者為陽畜於陰之戒易傳曰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也春秋傳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車脫其輶歸妹外卦震也上六變離震毀車脫其輶與此爻及大畜九二同象易傳

新安朱氏曰九三亦欲上進然剛而不中迫近於陰而又非正應但以陰陽相說而為所繫畜不能自進故有輿說輻之象然以志剛故又不能平而與之爭故又為夫妻反目之象戒占者如是則不得進而有所爭也程

子曰說輻反目三自為也本義○小畜但能畜得九三一爻而已九三是迫近它底那兩爻自牽連上來語錄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伊川先生曰四於畜時處近君之位畜君者也若內有孚誠則五志信之從其畜也卦獨一陰畜眾陽者也諸陽之志繫於四苟欲以力畜之則一柔敵眾剛必見傷害唯盡其孚誠以應之則可以感之矣故其傷害遠其危懼免也如此則可以无咎不然則不免乎害矣此以柔畜剛之道也以人君之威嚴而微細之臣有能畜止其欲者蓋有孚信以感之也○四既有孚則五信任之與之合志所以得惕出而无咎也惕出則血去可知舉其輕者也五既合志眾陽皆從之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陰居陰其體不躁故曰有孚能上比於五

與之合志雖為羣下所侵被傷而去懷懼而出於義无咎

易說

龜山楊氏曰柔得位得柔巽之道也為一卦之主而下當三陽之進勢不足畜之則傷而去惕而出矣然得柔巽之道有孚也上承九五與之合志則下不能害也雖惕而出終无咎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以人畜天以柔畜剛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此六四有孚之道也六四以有孚之道主於中又且惕然知懼此其所以免害而血去且无咎矣蓋一柔五剛有害而傷之之理故也上合志者合九五有孚之志故志行也唯其上合志是以能畜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五君位體巽四近而相得以正相比臣畜君者也四不繫應於初誠信孚於上有孚也三陽務進

而上四以一陰乘之若畜之以力陰陽相傷可不惕懼乎唯誠信孚於上而與上之志合則物莫之傷而惕懼遠矣伏坎為血為加憂巽為多白眼惕也血去惕出者四五相易合志之象象辭不言血去蓋惕出則血去可知九五之剛六四在下止畜其欲非誠信感之上下志合是嬰龍鱗也豈能畜哉惟其有孚志合守正而見信故以此處上下之際而无咎自古人臣得位上畜君下畜乎眾君子不如六四之有孚未有不傷霍光之於魏相蕭望之卒見傷也

易傳

五峰胡氏曰漢明帝察察剛急治楚王英獄无辜連逮不可勝數羣臣希言无敢以情恕者獨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出萬死為无辜一言其言發於忠誠惻怛有孚者也其情既伸其辭既達其義既明故帝卒從其言死

罪免而恐懼亡矣正君心救无辜何咎之有

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以一陰畜眾陽本有傷害憂懼以其柔順得正虛中巽體二陽助之是有孚而血去惕出之象也

无咎宜矣故戒占者亦有其德则无咎也

本義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伊川先生曰小畜眾陽為陰所畜之時也五以中正居尊位而有孚信則其類皆應之矣故曰攣如謂牽連相從也五必援挽與之相濟是富以其鄰也五以居尊位之勢如富者推其財力與鄰比共之也君子為小人所困正人為羣邪所厄則在下者必攀挽於上期於同進在上者必援引於下與之勦力非獨推己力以及人也固資在下之助以成其力耳○有孚一有而字攣如蓋其鄰類皆牽攣而一而无字從之與眾同欲不獨有其富也君子之處艱厄惟其至誠

故得衆力之助而能濟其衆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六四為衆陽之主已能接之以信孳如不疑

則亦為衆所歸故曰富以其鄰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五為二所牽二中无邪乾體當復不能

深距者也然陽居尊位全盛之勢可以及鄰鄰志不同

均富及之冀為吾用鄰為四與上也

龜山楊氏曰剛巽乎中正有孚也居得尊位剛巽以畜

而上下從之孳如者也孳如言從之固也從而與之共

天位食天祿能富以其鄰者也六四柔得位而不尊為

小畜之主三陽下進不足以畜之故傷而去懼而出雖

與上合志能无咎而已唯九五以剛巽乎中正而衆陽

從之故能富以其鄰而不獨富也夫小畜以柔畜為主

而九五以剛者以其居巽體故也居巽之極故雖剛而

不過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五合六四誠信之志孳衆剛而畜之是

富以其鄰者也富以其鄰則以畜衆為富不以獨智為

富矣此明畜之君道如大舜善與人同取諸人以為善

是也易言富以其鄰者乾之象也不富以其鄰者坤也

乾大也坤吝嗇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五近四相得无應以分其志有孚也易言

交如者異體交也言孳如者同體合也四五同巽體君

臣合志孳如也小畜一陰五陽常恐力不足而見傷五

於畜時雖得尊位而不能畜以其富也委之於鄰併力

而畜之有孚孳如則衆陽皆為我所用矣陽實為富陰

虛為貧四虛五實而五與之共位食祿四得盡其心能

以富用其鄰也以如師能左右之曰以相比為鄰巽離

亦鄰也富以其鄰不獨富謂富善人也易傳

五峰胡氏曰舜既受堯之命有天下而堯朝舊臣如共工謹兜伯鯀佐堯治天下其執權利之日久矣舜江海

陶漁之人也雖以堯命聽居其上其志未嘗不欲專命使舜不得有為於天下也然舜以天德居天位其有孚

可知固將分天職與天下聖賢共治之分天祿與天下聖賢共食之列天位與天下聖賢共守之豈姦邪之臣

所能過哉是以九官命而不仁者遠矣變如富以其鄰此之謂也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而九五居中處尊勢能有為以兼乎上下故為有孚變固用富厚

之力而以其鄰之象以猶春秋以某師之以言能左右之也占者有孚則能如是也本義○富以其鄰與上合志

是說上面巽體同力畜乾鄰如東家取箇西家取箇取上下兩畫也此言五居尊位便動得那上下底變如如

手把攬住之象○孚有在陽爻有在陰爻伊川謂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問小畜卦以一陰而畜五陽而

九五乃云富以其鄰是與六四之陰并力而畜下三陽不知九五何故反助陰邪先生曰九五上九皆為陰所

畜又是同巽之體故反助之也並語錄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伊川先生曰九以巽順之極居卦之上處畜之終從畜而止者也為四所止也既雨和也既處止也陰之畜陽不和

則不能止既和而止畜之道成矣一作畜道之成也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尚德載四用柔巽之德積

滿而至於成也陰柔之畜剛非一朝一夕能成由積累而
 至可不戒乎載積滿也詩云厥聲載路婦貞厲婦謂陰以
 陰而畜陽以柔而制剛婦若貞固守此危厲之道也安有
 婦制其夫臣制其君而能安者乎○月望則與日敵矣幾
 望言其盛將敵也陰已能畜陽而云幾望何也此以柔巽
 畜其志也非力能制也然不已則將盛於陽而凶矣於幾
 望而為之戒曰婦將敵矣君子動則凶也君子謂陽征動
 也幾望將盈之時若已望則陽已消矣尚何戒乎○既雨
 既處言畜道積滿而成也陰將一作盛則字極君子動則
 有凶也陰敵陽則必消陽小人抗君子則必害君子安得
 不疑慮乎若前知疑慮而警懼求所以制之則不至於凶
 矣並易傳

廣平游氏曰以臣畜君至於和且至則畜道成矣猶當

尚德以載之不可以賢臨之也尚德者无所不用德也
 故象以為德積載何則君臣夫婦人合也人合者易以
 睽故雖貞而厲若恃此以行而不止則陰疑於陽月盈
 而逼矣故雖君子之道猶為凶也所謂有疑者陰疑於
 陽之謂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三陽下進一陰畜之不能固故密雲不雨
 尚往也至上九則往極矣故既處夫陰陽和則雨而婦
 以順為正雖畜而至於雨以是為正則厲矣夫月遯日
 以為明者也望則與日敵矣故幾望則不可過君子至
 是而猶征焉則凶之道也蓋小畜以陰畜陽為主其極
 必有疑陽之戰故戒之如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小畜密雲不雨之象至上九畜道成而後
 既雨也既雨則小畜之道盡矣是安於畜者也故曰既

處君子於成終之際未嘗不思戒焉戒而尚德則无顛覆之憂婦人以順為貞不知尚天德之大以持守之是以危也幾望將盈也將盈之時居位之極知進不知退是以征凶有所疑者盈滿皆有疑之時故君子戒之孔子言知及之仁能守之所謂尚德者如此夫畜德既成尚戒其失況畜之未成者乎

易說

漢上朱氏曰大畜畜之以止畜極則散小畜畜之以巽極則畜道成矣上九動而畜三九三止而見畜坎見兌澤流既雨也既雨則陽與陰和矣九三不往而還其所既處也既處則不進矣陽剛健既雨既處豈一日畜之哉柔巽易入陽說而受制則剛者退避柔者尚之積之甚微至於載之而有不知也坎為輪乾陽德也而在下巽陰德也而在上陽反載之矣巽為婦當以柔巽從夫

為德陰而畜陽柔而畜剛非德之正以是為正守而不變危厲之道譬之月也望則陰道盛滿即復虧而成巽巽畜乾豈婦德哉坎為月離為日在兌西月望之時也六四未中幾望也君子上九也陰盛陽消君子有害動而去之則正征以正行也然不可動動則凶故不得已而處有所疑也巽為不果疑也可動者其唯小畜之初乎

易傳

五峰胡氏曰東漢閹宦之盛自孝和永元中鄭眾始得與聞政事且宦者出入禁闥以奉承為事者也暱比則易以親順事則易以信其後遂得天寵日侵朝權至永興之時中官近習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政令一由之出矣然賢者猶或用勢已張而未成也及元熹之末遂黨錮賢智舉不得進其勢於是乎成矣所以及此者以其

睽比順事足以惑媚人君而桓靈之君心與之同性與之合既雨既處也彼趙忠張讓之徒豈知其非日以益甚終受誅戮固其宜矣婦貞厲也雖然闡豎也而執國柄政自己出侵逼人主月幾望矣陳蕃竇武以區區之力不復顧慮誦言誅之欲以一日而奪百有餘年憑藉之權不亦難乎孔子曰有所疑者戒當時君子必知疑慮徐思所以制之則不至於凶矣

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畜極而成陰陽和矣故為既雨既處之象蓋尊尚陰德至於積滿而然也陰加於陽故雖正亦厲然陰既盛而抗陽則君子亦不可以有行矣其占如此為戒深矣本義○上九爻辭殊不可斷若人占得此爻則吉凶未可知然易占法有活法聖人因事教人如有是德而得是爻則為吉无是德而得是爻則不應須如此

看乃活如輿說輻夫妻反目一爻可謂不好然能以剛自守則雖得此爻而凶不應矣○上九雖是陰畜陽至極處和而為雨畢竟陰制陽是不順所以雖正而厲○既雨既處言便做畜得住了做得雨後這氣畢竟便透出散了德積是說陰德婦人雖正亦危月才滿便虧君子到此亦行不得這是那陰陽皆不利底象並語錄東萊呂氏曰既雨既處尚德載而繼之曰婦貞厲周公之憂懼有以也已丑課程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十三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十四
 易集義卷第十三
 玉成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十四

後學成德

☰☱ 乾上 兌下

伊川先生曰履序卦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夫物之聚則有大小之別高下之等美惡之分是物畜然後有禮履所以繼畜也履禮也禮人之所履也為卦天上澤下天而在上澤而處下上下之分尊卑之義理之當也禮之本也常履之道也故為履履踐也藉也履物為踐履於物為藉以柔藉剛故為履也不曰剛履柔而曰柔履剛者剛乘柔常理不足道故易中惟言柔乘剛不言剛乘柔也言履藉於剛乃見卑順說應之義易傳

東萊呂氏曰物畜然後有禮言物惟畜之多故好譬如水積畜多故波瀾自然成文又如燈燭若一燈一燭固

未見好惟多後彼此交光然後可觀說

履虎尾不啞人亨

伊川先生曰履人所履之道也天在上而澤處下以柔履藉於剛上下各得其義事之至順理之至當也人之履行如此雖履至危之地亦无所害故履虎尾而不見啞嚙所以能亨也傳

白雲郭氏曰履者行道之義乾在上天道也天道至大天下之所難履而行之也故有履虎尾之象履虎尾直取其難非取其為害也然履虎尾者有啞人之患履乾之道者雖難而无啞人之患惟有亨之理也孔子言博施濟眾則曰堯舜其猶病諸言修己以安百姓則曰堯舜其猶病諸信乎天道之難履如此說

新安朱氏曰兌亦三畫卦之名一陰見於二陽之上故

其德為說其象為澤履有所躡而進之義也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強之後有履虎尾而不見傷之象故其卦為履而占如是也人能如是則處危而不傷矣本義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啞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伊川先生曰兌以陰柔履藉乾之陽剛柔履剛也兌以說順應乎乾剛而履藉之下順乎上陰承乎陽天下之正一作理也所履如此至順至當雖履虎尾亦不見傷害以此

履行其亨可知○九五以陽剛中正尊履帝位苟无疚病得履道之至善光明者也疚謂疵病夫履是也光明德盛而輝光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說雖應乾而二不累五也○无陰柔之累故不疚此所以正一卦之德也並易說

藍田呂氏曰履踐而行也兌有所進居乾之後六三以一陰進逼於乾柔履剛者也履道莫艱於此此履所以名也乾虎也六三進逼於乾履虎尾者也以說應者物莫之傷故不啞人亨也

廣平游氏曰卦之才則以一柔進退履衆剛故有履虎尾之象然而不啞人亨者說而應乎乾故也蓋說而已不應乎乾則不敬應乎乾而已非說則不和夫敬以和何事不行君子之所履苟在於是則雖暴人之前无虞矣雖蠻貊之邦行矣況於華夏乎故履虎尾不啞人而又亨也君子之所履未嘗不在於禮而禮勝則離今至於履虎尾而亨則其它可知矣此履之善也此合一卦之才言之若就一爻之義則六三蹈虎尾而凶矣故爻彖異辭猶之彖言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而九五言夬履貞厲也○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者兌澤下流故也膏澤下於民則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內省不疚矣此天下所以心悅而誠服也天下心悅而誠服則親之若父母仰之若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可不謂光明矣夫若其據利勢之重阻法度之威以臨莅天下而澤不加於民則民咨胥怨疾首蹙頞而相告矣夫如是則從之者勢也而心背之事之者貌也而腹非之夫何光明之有

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上天下澤尊卑之分定矣卦之所以為履也履禮也九三處兌而承乾說而應乎乾者也禮以用和為貴說而應和之至也用和以往雖履至危之地无所害矣故曰履虎尾不啞人亨夫乾剛中正德威而光明矣故履帝位而不疚病也不疚言安於其位也然獨

稱帝位者蓋禮者天地之別也以天地之別言之則上

說易

下之分勢相絕矣故稱帝焉以言其與天同體也

兼山郭氏曰乾天道也天之道剛健中正唯中正可以

說易

應之中則不欺正則不邪持此以履虎尾可也故禮之

質忠信而已矣

白雲郭氏曰履之所以難者以六三之柔而履天之剛

德是以難也說而應乎乾則與乾合德是以能履而有

不啞人亨之象剛中正九五也履帝位而不疚然後其

道下濟而光明疚則不能光明也剛德常過過則疚剛

而不過斯不疚矣故允恭克遜堯所以光被溫恭允塞

舜所以文明皆剛而中正者也謂之不疚者如此

漢上朱氏曰履踐也言踐履之道一柔而履二剛上為

說易

乾剛所履不言剛履柔者三柔履之主也以柔履剛踐

履之難處之得其道履之至善也故曰柔履剛此以六

三一爻言履之義也卦後為尾允為虎為口虎口啞人

者也乾健也上九極乾六三以柔履其後上九與三相

易上復成兌是履猛虎之尾怒而見啞者也三兌體下

說乎人之情上應乎乾上極健而我應之以和雖剛而

不忤和而不流柔而不犯推是道以行蹈呂梁之險可

也故處乎五剛之間柔而能亨關子明曰履而不處其

周公乎故曰說而應乎剛是以履虎尾不啞人亨此合

兩體言履至危而亨也九五以天德臨下剛不中正有

所偏係則君子畏禍將去之小人以柔邪而進陽為陰

所病矣九五中正踐帝位立乎萬物之上无所累其心

舜禹之有天下也履道至此光明格於上下矣離為明

夫子贊之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今之王古之帝也獨於履言帝位者易君德而當君位者五卦否无妄同人遯乾體也而无履之時有是德有是時而履是位者唯履而已上下履位物物循理之時也在卦氣為六月太玄準之以禮易傳

五峯胡氏曰袁渙之荅呂布嚴顏之荅張飛薛包之事父母謝安之待桓溫所處至順所言至當皆以柔履剛說而應之故雖履強猛暴戾之地終不見傷害也紂至強暴也而文王微柔懿恭以事之故能免於羑里以西伯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剛得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其德光大明於天下後世也其亨可知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柔履剛以二體釋卦名義說而應以卦德釋彖辭剛中正又以卦體明之指九五也林義○履虎尾

言履危而不見傷之象便是後履前之意隨著它後去○履卦上乾下兌以陰躡陽是隨後躡他如踏他脚迹相似所以云履虎尾是隨後去履他尾也故於卦之三爻發履虎尾之義便是陰去躡他陽背脊後處伊川却說作履藉說得生受了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履德之基也履之為卦上乾下兌所謂以柔履剛兌柔也乾剛也兌以柔見履於剛是卑順自處得其分所以履之為義學者踐履其用最切孔子彖辭履虎尾不啞人亨天下之至危者莫如履虎尾今則履虎尾而无吞噬之患自此以往何所不可所謂履者凡履踐之道皆在焉聖人繫之以辭獨舉最危者言之何也大抵學者踐履工夫須於至難至危之處自試驗過得此處方始无往不利若舍至難至危其它踐履不足

道也先難之義也說而應乎乾惟易簡始知險阻若欲履虎尾之至危以剛很不可以機械亦不可惟以柔順和悅則雖處至危之地亦无所不安矣彖又推究其本意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孔子蓋以君位言之凡孔子之彖易多是發其大者以示人天下之至危者無過於履虎尾天下之至尊者無過於履帝位舉二大端以示人凡履踐之事莫不在其中矣九五以剛而居中得正然而申之以不疚之辭何也蓋履天位至難雖以中正之德若非慄慄危懼用剛之過則夫履貞厲惟是履帝位而不疚然後光明學者當深玩夫子之彖辭自履帝位推之自尊及卑自履虎尾推之自危及安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時位莫不皆在其中矣

說易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伊川先生曰天在上澤居下上

一作天

下之正理也人之所

履當如是故取其象而為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辨別上下

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而後民志有定民志定

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

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

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已

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

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

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

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无定志也君子觀履之象而

分辨上下使各當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

易傳

廣平游氏曰天高地下禮制行矣人之所履禮而已故

上天下澤有履之象君子觀象於此則可以辨上下上
 下既辨則名分立而民志定矣此以成卦之體言之也
 ○禮者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蓋上下之分嚴則豐
 者不為有餘殺者不為不足而民志定此先王因人性
 以制之而理之不可易也其或強有力者竊其非分而
 有之欲自以為榮是播其惡適足以發笑而自黜爾所
 有者非其分既不足以為榮而身陷不義更足以為辱
 愚孰甚焉此臧文仲居蔡所以為不智也季氏以八佾
 舞三家以雍徹正類於此而臧文仲當時名大夫必嘗
 以智稱故仲尼以為何如其智以明其大者不知其它
 不足稱也如以為先王之為禮將以籠天下之愚而拘
 之則荀卿化性起偽之說行矣譬如今人未仕而服青
 紫人必以為病狂文仲之愚不幸類此

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禮莫大於明分分之不明則為下者不安
 於下而志不定志不定則覬覦之心生覬覦之心生則
 陵僭之禍起而亂之所由作也夫天澤定位上下之分
 明矣六三說而應乎乾則為下而安於下者也此履之
 所以成象也故君子觀履之象以辨上下定民志

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後世士夫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
 商賈日志於侈富此蓋民志未定欲其不亂難矣雍曰
 上天下澤言天道居上則澤必下及也君子之澤无它
 焉使斯民各安其分无乖爭之變而已故曰辨上下定
 民志上下既辨則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覬覦又安有不
 定之志哉

易說

漢上朱氏曰天澤相際目力之所極則視之一也而上
 下實異體不可不辨禮者人所履表微者也坤為民莫

為不果疑也故君子以禮辨上下定民志古之治天下者思去民之疑志以定之爾傳

東萊呂氏曰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天處上澤處下尊卑各得其分大抵尊卑貴賤本皆有定位為尊者處尊為卑者處卑雖萬鍾之祿不自以為多抱關擊柝不自以為寡若是上下无辨宜賤者處貴宜卑者處尊民志便不定何者才能相若德業相若而一貴一賤安得不生叛援之心乎君子之辨上下本非強以私意安排上天下澤物各付物各隨尊卑之分而已然而尊卑分明无如天地天尊地卑最是上下之辨之大者上天下地反為否何也取象之義又須識所謂上天下澤與上天下地不同上天下澤所謂山澤通氣氣升於天辨位之中自有融通之理此其所以為履若

上天下地天氣不下降地氣不上騰則雖辨而无接此

其所以為否也易說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明道先生曰素履者雅素之履也初九剛陽素履已定但

行其志爾故曰獨行願也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履不處者行之義初處至下素在下者也而

陽剛之才以上進若安其卑下之素而往则无咎矣夫

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

貧賤可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

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

有為而无不善乃守其素履者也○安履其素而往者非

苟利也獨行其志願爾獨專也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

交戰於中豈能安履其素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陰累不干无應於上故其履潔素易說○又曰

正已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其外之盛者正蒙

廣平游氏曰中庸言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蓋

位有貴賤得喪而君子不因其位而改其素也履之初

言素履亦猶是也素之爲言无飾也大行不加窮居不

損豈借美於外哉孟子所謂不願人之膏粱文繡者是

也履此而往則志之所祈嚮者非有徇乎人也獨行其

平昔之志而已故曰獨行願也在履之初未交於物故

有素之象易說

龜山楊氏曰君子素其位而行素履也不願乎其外則

无入而不自得矣故往无咎初九在一卦之下君子敬

修其可願在此時而已易說

兼山郭氏曰初九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

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初復之始也是以

言素易說

白雲郭氏曰素有先定於內之義素定於內則隨事之

來履而往之又何咎矣素富貴則可以行富貴素貧賤

則可以行貧賤故孔子曰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不以

其道得之不去也此素富貴貧賤之道也可以仕則仕

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孔子之素履

也素履行已之義非澤民之道故曰獨行願也伊川曰

若欲貴之心與欲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履其素

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在履之下而正安於下不援乎上者也

四動而求之斯可往矣往以正不失其素履往成翼翼

爲白亦素也故往无咎履九五中正君位也四爻不正

初九獨正往之四者將以正夫眾不正獨行願也非厭
 貧賤也非利富貴也是以往无咎易傳曰夫人不能自
 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爾
 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易傳
 五峯胡氏曰張良以布衣起為帝者師及功成天下定
 則從赤松子遊楊秉以儒生起為三公嘗稱我有三不
 惑酒色財也此安其卑下之素往行其志願者也故貴
 勢不能動其心利祿不能亂其操以是而行豈有咎乎

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未為物遷率其素履
 者也占者如是則往而无咎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初九素履往无咎言人當件件守初心如
 自貧賤而之富貴不可以富貴移其所履惟素履故无

咎蓋不為地位所移也此最是教人出門第一步易說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伊川先生曰九二居柔寬裕得中其所履坦坦然平易之
 道也雖所履得坦易之道亦必幽靜安恬之人處之則能
 貞固而吉也九二陽志上進故有幽人之戒○履道在於
 安靜其中恬正則所履安裕中若躁動豈能安其所履故
 必幽人則能堅固而吉蓋其中心安靜不以利欲自亂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中正不累无援於上故中不自亂得幽人之

正易說

藍田呂氏曰二體陽居陰以中自守履道之所尚也履
 斯以進坦坦然易行守斯以處保乎終吉隱顯同致无所
 不宜也

龜山楊氏曰剛中而承柔異乎六三之履虎尾也故曰履道坦坦坦坦者言所履夷易而无難也居中處說而上无應故曰幽人顏淵在陋巷不改其樂是非中不自亂何以與此苟有應乎上則為禹稷之事非幽人也古之聖人雖在側微若將終身焉中不自亂故也若夫外驚而以紆朱懷金為樂則利欲交戰於胷中而能不自亂者未之有也其能貞吉不亦遠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居君位而得中九五也居臣位而得中九二也剛中之道自非大人難於兩立此九二所以為幽人之象也履得其道而坦坦平且易也幽人之履如此何適而非貞吉乎孟子曰我无官守我无言責則我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履道坦坦之謂也故惟孟子然後有餘裕不然雖周公大聖人亦有跋扈之患不得

為坦坦也幽人剛中處道深遠非富貴貧賤所能移大丈夫也況志已素定豈有中亂之道哉易說

五峯胡氏曰黃憲汪汪如萬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非有驚眾險異之行也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之仕憲亦不之拒也行至京師竟无所就若其中以利欲自亂豈能從容應之若是乎易外傳

漢上朱氏曰二動成震震為大途坤為平行履道坦坦也道中正也初動二成坎坎為隱伏初未往二伏於坎中幽人也幽人言靜而无求及初復位動而不失其正幽人之貞也正則吉初之應四動而往靜而來上下无常也而幽人守正所履坦坦者自若其中不自亂也坤為亂二正得中不自亂也久幽而不改其操者其唯九二乎易傳曰九二陽志上進故有幽人之戒易傳

新安朱氏曰剛中在下无應於上故為履道平坦幽獨
 守貞之象幽人履道而遇其占則貞而吉矣本義○履道
 道即路也伊川這一卦說那大象并素履履道坦坦處
 却說得好錄語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象曰眇
 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
 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康節先生曰三皇同聖而異化五帝同賢而異教三王同
 才而異勸五伯同術而異率同術而異率者必以力以力
 率民者民亦以力歸之故尚爭夫爭也者爭夫利者也取
 以利不以義然後謂之爭小爭交以言大爭交以兵爭夫
 強弱者也猶借夫名焉者謂之曲直名也者命物正事之
 稱也利也者養人成務之具也名不以仁无以守業利不

以義无以居功利不以功居名不以業守則亂矣民所以
 必爭之也五伯者借虛名以爭實利者也帝不足則王王
 不足則伯伯又不足則夷狄矣若然則五伯不謂无功於
 中國語其王則未也過夷狄則遠矣周之東遷文武之功
 德於是乎盡矣猶能維持二十四君王室不絕如綫夷狄
 不敢屠害中原者猶五伯借名之力也是故能以力率天
 下者天下亦以力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眇能視跛能履
 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其斯之謂歟觀物內篇
 伊川先生曰三以陰居陽志欲剛而體本陰柔安能堅其
 所履故有盲眇之視其見不明跛躄之履其行不遠才既
 不足而又處不得中履非其正以柔而務一作勝剛其履如
 此是履於危地故曰履虎尾以不善履履危地必及禍患
 故曰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如武暴之人而居人上肆其

躁率而已非能順履而遠到也不中正而志剛乃為羣陽
所不一有與是以剛躁蹈危而得凶也○陰柔之人其才不
 足視不能明行不能遠而乃務剛所履如此其能免於害
 乎○以柔居三履非其正所以致禍害被啣而凶也以武
 人為喻者以其處陽才弱而志剛也志剛則妄動所履不
 由其道如武人而為大君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大君者為眾爻之主也武人者剛而不德也

說易

藍田呂氏曰眇跛廢者也爻皆陽而已獨陰位且不當
 則其用偏廢雖能視能履不足任也位既不當而以柔
 履剛必有啣人之凶也體陰居陽不中不正柔邪而為
 暴亂者也質雖柔而志剛也
 廣平游氏曰六三以一陰獨立於羣陽之中而又處非

其位故有眇跛之象猶之陰而无匹也眇能視跛能履
 明不足而行不全也故有武人之象若用此以蹈危其
 能无傷乎惟武人用此以聽命於大君則處陽而志剛
 可以有為矣大君剛中正而履帝位者也明足以照理
 行足以率人故武人聽命而有為可以无虞而有功矣

說易

龜山楊氏曰六三居不當位體柔而志剛非履之正也
 禮者中而已矣不中不足以有明眇者之視也體柔則
 不足以與行跛者之履也其視不明其行不正雖居安
 且不可况履危陷難乎故履虎尾啣人凶陽在前履虎
 尾也然以成卦之才言之則六三以柔順之質說而應
 乎乾雖履至危之地无害矣故履虎尾不啣人亨以一
 爻言之柔失位不中而上承三陽近而不相得則履虎

尾啞人而凶者也易中隨時取義故不同也夫見善未必明而用心剛者武夫也以陰居陽故志剛也由是而進為於君克全者蓋寡矣故不言吉凶以其吉凶未定故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離為目六三不正之離也巽為股六三毀折之股也以是為明以是為行不可也六三上下履剛而其體則柔志剛矣而中未能實也且震為龍則兌為虎兌三見口是以有啞人之象所以見啞无中正將之故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三以陰居陽无中正之道又以一柔介五剛之間勢无全人故有眇跛之義也以是而視以是而履所以遇啞人之凶矣夫居五剛之中履於上則不能履於下視於前則不能視於後常有不足之道故眇

也跛也遇啞也皆以不足故也位不當者豈以非其所居歟武人三軍之勇者視不勝猶勝則其視一於進而已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則其履亦一於進而已此所以惟武人可用是道以有為于大君也夫武人可用有為于大君者以其志剛也故爻辭於啞人凶之後繼以武人為于大君而象言志剛不言其凶吉者明武人可用也履之爻六三九五皆有二義亦如否之小人吉大人否亨恒之婦人吉夫子凶皆難以一義明矣

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三離為目兌毀之眇也眇者不能視遠言其智不足以有明也巽為股兌折之跛也跛者不能行遠言其才雖有上九之應不足以相與而行也卦一陰介五陽剛健之中才智不足處非其位柔不勝剛必有凶禍故曰啞人之凶位不當也卦後為尾兌為虎為

口履乾之後三往乎上成兌虎口噬之啞人之象六三位不當一也在卦言不啞人亨爻言啞人凶者卦體說而應乎乾應則以柔應剛以說應健如列禦寇所謂達其怒心也爻則才知不足而有為于大君妄動也是不知宋王之猛者也乾五為君上九大君也兌西方肅殺之氣武也天右行故天事武三居中志也六柔居三志剛也六三往之上九武人有為于大君志剛則決不慮其才知不足而決於有為致啞之道益成括是已觀六三妄動而凶則知初九之往為吉矣易傳

五峯胡氏曰呂布剛決不常智卑而才小雖統眾為將固不足以濟亂也然以董卓之悖逆而殺之以袁紹之背叛而絕之眇能視跛能履者也其見非能窮理其行非能盡義亦迫劫於形勢因以為功可使布統御於人

遵約束而行則未必不為名將如尉遲敬德之流保其天祿矣以其剛決武暴而居人上自主一方也故躁率妄行謀不中禮義動不中幾會履虎尾蹈危難終為曹操所禽而被啞人之凶焉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剛以此履乾必見傷害故其象如此而占者凶又為剛武之人得志而肆暴之象如秦政項籍豈能久也本義○武人為于大君必有此象但六三陰柔不見得有武人之象語錄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陽剛而乾體雖居四剛勝者也在近君多懼之地无相得之義五復剛決之過故為履虎尾愬愬畏懼之貌若能畏懼則當終吉蓋九雖剛而志柔四雖近而不處故能兢慎畏懼則終免於危而獲吉也○能愬愬

畏懼則終得其吉者志在於行而不處也去危則獲吉矣
陽剛能行者也居柔以順自處者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三五不累於已處多懼之地近比於三能常
自危則志願終吉陽居陰故不自肆常自危也說易

藍田呂氏曰履道尚行則虎尾不可不履四以陽居陰
質剛而志柔懼而獲吉志行也

龜山楊氏曰以剛承陽處多懼之地履虎尾之象也然
而體剛而志柔知愬愬戒懼順以從上故志行而終吉

矣說易

白雲郭氏曰九四近剛決之君處多懼之地而能愬愬
恐懼所謂戰戰兢兢如臨淵履冰者也豈有不終吉者
哉此聖人居危難之道也志行者不失其所志之謂也
舜之志孝也文王之志仁也父頑母嚚而克諧以孝舜

居難而志行也出姜里而請除炮烙之刑文王居難而

志行也說易

漢上朱氏曰九四履三陽之後下有兌虎履虎尾也五
剛四近君多懼然以陽居陰謙而不處動成震震為恐
懼愬愬也恐懼則敬慎敬慎則動無非正始也履虎尾
終也恐懼不失其正而志上行于君終吉也中為志動

則行易傳

五峯胡氏曰東漢之初竇融保據河西專有方面厥後
歸命光武以為大司空居近君之地光武剛強明決以
法術制馭臣下之君也融嘗專制則光武心忌本處于
外入居大官則舊功臣心不平履虎尾也然融謙恭小
心有子欲其恂恂守道不願其才能其畏慎可知愬愬
畏慎也融能如是不以寵利居成功其志行也故終吉

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九四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然以剛居柔故能戒懼而得終吉本義○志行也只是說進將去

語錄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伊川先生曰夬剛決也五以陽剛乾體居至尊之位任其剛決而行者也如此則雖得正猶危厲也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而未嘗不盡天下之議雖芻蕘之微必取此其所以為聖也履帝位而光明者也若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使得正亦危道也可固守乎有剛明之才苟專自任猶為危道況剛明不足者乎易中云貞厲義各不同隨卦可見○戒夬履者以其正當尊位也居至尊之位據能專之勢而自任剛決不復畏懼

雖使得正亦危道也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履禮也禮以用和為貴故曰履和而至九二九四皆體剛而志柔履而和者也故吉六三體柔而志剛以和為體也而又失位不中和而不以禮節者也故亦不可行九五剛當位而履履而不用和者也故曰夬履貞厲夬謂以剛決而履也居履之時上下之位定九五以剛中正而履尊位其德可謂不疚矣以爻趨時而不以和則非履之善也故雖正亦厲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夬決也剛決不已之辭也以陽居陽剛之過也剛過而自任其剛宜為致凶之道然以居位正當故特貞厲而已非所謂履帝位而不疚者也彖論中正故發其光明之美爻言夬履故示以剛決之戒道之常變如此位正當者猶以用剛而厲則知位非正當者凶

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三履虎尾啞人凶者位不當也九五其位正其德當而貞厲者剛天德不可為首也九五履乎正位當用六三之柔濟乎剛健而說決而和斯可以履天下之籍矣人君擅生殺之柄不患乎无威患乎剛過不能以柔濟則臣下恐懼而不進人君守此不變危厲之道兌為決三五相易成夬故曰夬履或曰六三不正何以用之義取柔濟剛也易傳曰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未嘗不盡天下之

議傳

五峯胡氏曰夬剛決也堯舜之聖猶曰欽明文思允恭克讓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仲虺稱湯曰從諫弗咈先民時若詩稱文王曰小心翼翼蓋優游從容寬大盡下

者聖人之容止也能如是則履帝位而不疚矣若自以

為居位正當任其剛決不復畏慎則德不能日新往往

日退不如其初此危道也故曰貞厲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兌說應之

凡事必行无所疑礙故其象夬決其履雖使得正亦危

道也故其占為雖正而危為戒深矣傷於所恃也本義○

夬履貞厲如東坡所謂憂治世而危明主也○夬履是

做得忒快雖合履底也有危厲○問履卦以兌遇乾和

說以躡剛強之後所以有履虎尾而不傷之象但彖言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正指九五而言而九五爻辭乃

曰夬履貞厲有危象焉何也先生曰夬決也九五以剛

中正履帝位而下又以和說應之故其所行果決自為

无所疑礙所以雖正亦厲蓋曰雖使得正亦危道也為

戒深矣○問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此是指九五而言然九五爻辭則云夬履貞厲與柔似相反何邪先生曰九五以剛居上下臨柔說之人故決然自為而无所疑不自知其過於剛耳並語錄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明道先生曰視履考祥居履之終反觀吉凶之祥周至則善吉也故曰其旋元吉劉綯師訓

伊川先生曰上處履之終於其終視其所履行以考其善惡禍福若其旋則善且吉也旋謂周旋完備无不至也人之所履考視其終若終始周完无疚善之至也是以元吉人之吉凶繫其所履善惡之多寡吉凶之小大也○上履之終也人之所履善而吉至於終周旋无虧乃大有福慶之人也人之行貴乎有終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視所履以考求其吉莫如旋而反下則獲應而有喜也○乘剛未安其進也寧旋並易說

廣平游氏曰視所履之善惡所以考失得之報蓋禍福之來必象其德而還之也在履之上為履道之成在我者无非禮矣故其旋元吉其旋者象其履以還之之謂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履道之終視履考祥之時也禮雖以進為文進極而過中亦不可行矣故其終也旋乃元吉旋反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視履者猶洪範之五事也考祥者猶念用庶徵也其旋元吉猶嚮用五福也禮自外作故上天下澤為履樂由中出故雷出地為豫禮主於敬故愬愬終吉用和為貴故夬履正厲孔子曰履德之基所宜盡心

焉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視履猶洪範之五事也考祥猶念用庶徵也其旋元吉猶嚮用五福也雍曰視履而考其祥則其動容周旋之間元吉著矣所以大有慶也大有慶者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也說

漢上朱氏曰祥者吉之先見生於所履者也視我之所履則吉之來可考而知之矣天下之理未有出而不反者也上九所履不邪其旋反者必元吉也陽為大為慶上動以正乃致大有吉慶之道故曰元吉在上三在內為離目視履也上動而三有慶其旋元吉也上履之終故其祥可考焉傳

五峯胡氏曰曾子寢疾病謂門人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

小子夫人以一善一功一言一事欣然自喜自足而不能有終者多矣焉知君子以天下萬世為消息沒身而後已乎曾子啓手足可謂視履考祥矣必得正而斃可謂其旋元吉矣傳

新安朱氏曰視履之終以考其祥周旋无虧則得元吉占者禍福視其所履而未定也若得元吉則大有福慶也本義○視履考祥居履之終視其所履而考其祥做得周備底則大吉若只是半截时无由考得其祥後面半截却不好未可知旋是那團旋來却到那起頭處錄語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十四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十四
 泰序卦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履得其
 所則舒泰泰則安矣泰所以次履也為卦坤陰在上乾陽
 居下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和則萬物生成故為通泰
 東萊呂氏曰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此最宜詳味
 履所履也履而不安則俯仰有愧安得泰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十五

後學成德



乾下坤上

康節先生曰皇帝王伯者聖人之時也易詩書春秋者聖
 人之經也時有消長經有因革時有消長否泰盡之矣經
 有因革損益盡之矣否泰盡而體用分損益盡而心迹判
 體與用分心與迹判聖人之事業於是乎備矣觀物內篇○又
 曰乾坤交而為泰變而為雜卦也觀物外篇
 伊川先生曰泰序卦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履得其
 所則舒泰泰則安矣泰所以次履也為卦坤陰在上乾陽
 居下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和則萬物生成故為通泰易傳
 東萊呂氏曰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此最宜詳味
 履所履也履而不安則俯仰有愧安得泰易說

泰小往大來吉亨

康節先生曰諸卦不交於乾坤者則生於否泰否泰乾坤之交也觀物外篇

伊川先生曰小謂陰大謂陽往往之居一作於外也來來居於

內也陽氣下降陰氣上交也陰陽和暢則萬物生遂天地

之泰也以人事言之大則君上小則臣下君推誠以任下

臣盡誠以事君上下之志通朝廷之泰也陽為君子陰為

小人君子來處於內小人往處於外是君子得位小人在

下天下之泰也泰之道吉而且亨也不云元吉元亨者時

有汗隆治有小大雖泰豈一槩哉言吉亨則可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泰通也為卦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為泰正

月之卦也小謂陰大謂陽言坤往居外乾來居內又自

歸妹來則六往居四九來居三也占者有剛陽之德則

吉而亨矣本義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

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

道長小人道消也

康節先生曰天與人相為表裏天有陰陽人有邪正邪正

之由繫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

邪正邪之由有自來矣雖聖君在上不能无小人是難其

為小人雖庸君在上不能无君子是難其為君子自古聖

君之盛未有如唐堯之世君子何其多邪時非无小人也

是難其為小人也故君子多也所以雖有四凶不敢肆其

惡自古庸君之盛未有如殷紂之世小人何其多邪時非

无君子也是難其為君子也故小人多也所以雖有三仁

不能遂其善是知臣擇君君擇臣者是繫乎人也君得臣

臣得君者是非繫乎人也繫乎天者也觀物內篇○又曰樵者問漁者曰小人可絕乎曰不可君子稟陽正氣而生小人稟陰邪氣而生无陰則陽不成无陽則陰不成無小人則君子亦不成唯以盛衰乎其間也陽六分則陰四分陰六分則陽四分陰陽相半則各五分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時有盛衰也治世則君子六分君子六分則小人四分小人固不勝君子矣亂世則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兄弟夫夫婦婦謂各安其分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謂各失其分也此則由世治世亂使之然也君子常行勝言小人常言勝行故治世則篤實之士多亂世則緣飾之士衆篤實鮮不成事緣飾鮮不敗事多成國興多敗國亡家亦由是而興亡也夫興家興國之人與亡國亡家之人相去一何遠哉邵子外書

伊川先生曰小往大來陰往而陽來也則是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萬物得遂其通泰也在人則上下之情交通而其志意同也○陽來居內陰往居外陽進而陰退也乾健在內坤順在外為內健而外順君子之道也君子在內小人在外是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所以為泰也既取陰陽交和又取君子道長陰陽交和乃君子之一元道長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往自內出也來自外至也陽大而陰小小者未往則陰為內主陽无自而到故小往而後大來否反泰者也故大往而後小來亦若是而已此陰陽之義君子小人進退之象也小人在內而能進君子者未之有也夫天地交則氤氳而化醇故萬物通上下交則貴貴尊賢之義明故其志同內陽而外陰以二體言也內健而外順以卦之才言也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

小人道消以卦之時言也有其體而後有以成其才有其才而後有以御其時三者備則泰之為泰而吉亨之義盡於此矣

易說

兼山郭氏曰凡陽稱大陰稱小小者已往大者當來往者屈而來者伸則陽來而變陰上順而從下也其始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故天地交其終也陽進而陰順故上下交夫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凡賦形於天地受氣於陰陽无不泰也泰者主人道而言是以言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泰通之大者也通不足以盡之故曰泰小大云者乾為大坤為小陽為大陰為小君上為大臣下為小君子為大小人為小總眾類而言之故特曰大小也三陰升而往三陽降而來故曰小往大來陽來故吉

道交故亨天地交萬物之泰也上下交人道之泰也其志同者君臣同心同德以泰天下者也內陽而外陰天地之道泰也內健而外順乾坤之道泰也內君子而外小人天下國家之道泰也消長者有漸之辭

易說

漢上朱氏曰小者自內而往大者自外而來陰陽之氣往來相交故亨交以正故吉吉亨者吉以亨也以天地言之乾坤交而成震震萬物通也天地之泰也以上下言之上下交而二五不失中其志同也君臣之泰也不交則不通不同則不交此再言泰小往大來所以吉亨也以氣言之內陽而外陰則通以德言之內健而外順則通以天下言之內君子而外小人則通泰者通而治也是故君子內則其道日長小人外則其道日消如是乃能存泰而不入於否矣關子明曰乾來內坤往外則

君子闢小人闢故名之曰泰反是名之曰否作易者其闢君子而通小人之闢也故以君子名其卦在卦氣為

正月故太玄準之以達交易傳

新安朱氏曰論陰陽各有一半聖人於泰否只為陽說道理看來聖人出來做須有一箇道理使得天下皆為

君子世間人多言君子小人常相半不可太去治他急迫之却為害不然如舜湯舉臯陶伊尹不仁者遠自是

小人皆不敢為非被君子夾持得皆革面做好人了語錄

東萊呂氏曰內陽外陰內健外順則兩得其處使陽在外則迫陰在內則暗弱矣內君子外小人則小人趨事

赴功反為君子所役初不必去小人也蓋內外止隔一壁在處之如何耳易說○又曰泰內健而外順否內柔而

外剛何也乾健也坤順也否則上下不交有天地之形

而无乾坤之用故不言健順己丑課程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伊川先生曰天地交而陰陽和則萬物茂遂所以泰也人

君當體天地通泰之象而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生民也財成謂體天地交泰之道而財制成其

施為之方也輔相天地之宜天地通泰則萬物茂遂人君體之而為法制使民用天時因地利輔助化育之功成其

豐美之利也如春氣發生萬物則為播殖之法秋氣成實萬物則為收斂之法乃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輔助於民

也民之生必賴君上為之法制以教率輔翼之乃得遂其生養是左右之也易傳○李嘉仲問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

地之宜如何曰天地之道不能自成須聖人裁成輔相之

如歲有四時聖人春則教民播種秋則教民收穫是裁成也教民耨耘灌溉是輔相也又問以左右民如何古之盛時未嘗不教民故立之君師設官以治之周公師保萬民與此卦言左右民皆是也後世未嘗教民任其自生自育只治其鬪而已唐棣所編

廣平游氏曰財成天地之道猶言變理陰陽也輔相天地之宜猶言寅亮天地也寅亮者事功之所及如義和之職是也此體天地交泰之事也至於變理則非體道之全而與天地相流通者不足以與此此體天地交泰之道也財者節其過也猶言範圍成者補其虧也猶言彌綸範之使有常則日月无薄蝕陵谷无遷易四時常若風雨常均若此者範之者也圍之使无踰則春无凄風秋无苦雨冬无愆陽夏无伏陰若此者圍之者也彌

之使不虧其體則覆燾者統元氣持載者統元形陽敷而能生陰肅而能成夫是之謂彌綸之使无失其敘則日月代明寒暑迭運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夫是之謂綸

易說

龜山楊氏曰天地之氣交通成和泰之象也先王財成輔相體此道而已苟无是道雖有周公之法不行矣易說兼山郭氏曰復陰上而陽下陰往而陽來亦可以謂之交乎不可也復陽來而未中也臨四陰已用二陽當來亦可以謂之交乎未可也臨陽進而未壯也至於泰則上下中而陰陽分小者往而大者來是以謂之交也蓋天施復於子地化紐於丑人生自寅成於申故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自子至寅三陽生而三才之道備故泰者可以修人事以奉天時之時也故曰天地交

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后君
 也凡君道者當法之也今夫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運行
 天之道也然而不能无過與不及之差天人之交勝也
 若乃聖王在上則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財成之有道
 也凡物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藏之天地之宜也然
 而不能无有餘不足之異人事之不齊也若乃聖王在
 上則東作西成之有序輔相之有政也至於民受天地
 之中以生莫不有君臣父子天下謂之達道莫不有仁
 有勇天下謂之達德良知良能皆出於人之性也其或
 有入於罟獲陷阱而莫之知避其或知中庸之道而莫
 知可能蓋左右之无術也若乃聖王在上則左之右之
 俾輔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左右之有方也然而三者之
 序亦何施而可乎蓋上治之道有出於精神之運心術

之動不可得而言之其有見於成法者如洪範之五行
 應之以五事而休咎之徵若合符節是以文王陟降在
 帝左右有不可勝言者也其下治之道則至於山川草
 木鳥獸蟲魚之化不可勝紀其有見於政事者若虞夏
 之九功洪範之八政山林有時藪澤有禁則穀與魚鼈
 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至於九敘唯歌有不可勝陳
 者也在民則天命之謂性我則使生者有以養死者有
 以葬謂率性之謂道我則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
 義謂修道之謂教我則建用皇極而納之於大中及其
 至也嚮之者惠以五福違之者威以六極是以堯舜之
 民比屋可封用此道也嗚呼是三者非泰之時則不能
 行泰之時非內健外順之君則不可致君以是而君臨
 相以是而修輔故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有意於此乎

易○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贊化育之謂也中庸

和靖尹氏曰或問天地與我同生會否或疑之荅曰輔相天地之宜者是誰胡不思之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會否又問曰天之所以為天地之所以為地必由於人若无其人則不能為天地豈不是與我同生乎曰如何見得寬曰稷之播種禹抑洪水周公懲戎狄孔子作春秋孟氏闢楊墨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成其能者人也於是天得以為天地得以為地乃知人之所負荷者可謂至重舜人也吾人也我猶未免為鄉人不能盡其道也先生曰甚善此語昔嘗聞於二先生也又曰寬借先生蜀本王弼注周易嘗點注其中有隔書紙上先生題曰易之道如日昊但患於理

未精誠於機會則暗於理者也聖人復生恐不易我之言寬因請問寬見先生此說機會豈非當泰時便可裁成輔相當否時便可儉德否先生曰非也吾看易逆數也故立是說若既是其時人誰不會如此做政在未到泰之上六便要知泰將極也未到否之上九便要知否欲傾也此謂機會此吾因易逆數而言

白雲郭氏曰有復姤然後有臨遯有臨遯然後有否泰復姤臨遯陰陽之偏得其正者其泰否乎正故交偏則不交也故曰天地交泰六十四卦之中陰陽得其正而交者獨泰一卦而已此泰之時所以為難遇也泰之時萬物盛極而人不知有節故欲財成輔相焉蓋聖人體天地交泰之道財而制之以成人道又因天地生物之宜為之播殖收斂東作西成以輔相之是以天地交泰

之道左右吾民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泰者天地交也財成輔相者以人道交天地也兌刻制坤成物因天地之道而財成之也則物不屈於欲震左兌右輔相也因天地之宜而輔相之則人不失其利左右亦震兌也坤為民財成輔相以左右民者立人道也財裁古通用

易傳

新安朱氏曰裁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

本義

○財

成是裁做段子底輔相是助佐他底天地之化儻侗相續下來聖人便裁作段子如氣化一年一周聖人與他截做春夏秋冬四時○問裁成輔相字如何解曰裁成猶裁截成就之也輔相者便只是於裁成處以補其不及而已問裁成何處可見曰眼前皆可見且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聖人便為制下許多禮數倫序只此便是

裁成處至大至小之事皆是固是萬物本有此道理若非聖人裁成之亦不能得如此齊整此皆天地之所不能為而聖人能之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功與天地參也○問裁成輔相無時不當然何獨於泰時言之先生曰泰時則萬物各遂其理方始有裁成輔相處若否塞不通一齊都無理會了如何裁成輔相得

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天地交泰正極治之時也又何必裁成輔相為聖人則不然方且兢兢業業盡其裁成輔相之道蓋天地交泰雖有時而不可久惟聖人自有曾中之天地曾中者交泰則有形之天地不期而自交泰是聖人未嘗有所待也

易說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伊川先生曰初以陽爻居下是有剛明之才而在下者也

時之否則君子退而窮處時既一作將泰則志在上進也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茹根之相牽連者故以為象彙類也賢者以其類進同志以行其道是以吉也君子之進必以其類不唯志在相先樂於與善實乃相賴以濟故君子小人未有能獨立不賴朋類之助者也自古君子得位天下之賢萃於朝廷同志協力以成天下之泰小人在位則不肖者並進然後其黨勝而天下否矣蓋各從其類也○時將泰則羣賢皆欲上進三陽之志欲進同也故取茅茹彙征之象志在外上進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茅之為物至潔而其用重拔之則連茹而出君子以其彙征之象也否之時不能无君子泰之時亦不能无小人泰之初上下始交也小者未盡往則豈

一君子之力獨能伸哉故以其彙征乃吉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子小人各從其類不能相入也故言拔茅茹彙征則得志故吉志在外者君子以獨善為內而以澤加於民為外也昔堯用舜而野无遺賢者其拔茅茹之謂乎易說

漢上朱氏曰茅上柔下剛而潔白君子之象也拔其一則其根牽引連茹而起君子引類之象也茹根也三陽同志外有應初九上應四四來援之成巽初往成震震為蕃鮮巽為白茹者初九之剛也初往則二三同類牽連而進伏艮為手拔茅連茹以其彙征也征正行也利於正行故吉君子在上必引其類將以合君子之類併天下之力以濟其道於泰不然小人以朋比而強君子以寡助而弱亦何由泰哉易傳

新安朱氏曰三陽在下相連而進拔茅連茹之象征行之吉也占者陽剛則其征吉矣郭璞洞林讀至彙字絕句下卦放此義本○先生問時舉看易如何時舉云只看程易見其只就人事上說无非日用常行底道理先生曰易最難看須要識聖人當初作易之意且如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謂其引賢類進也都不正說引賢類進而云拔茅何耶如此之類要須思量某之啓蒙自說得分曉且試去看因云某少時看文字時凡見有說得合道理底須旁搜遠取必要看得他透今之學者多不如是如何時舉退看啓蒙晚往侍坐時舉云向者看程易只就注解上生議論却不曾靠得易看所以不見得聖人作易之本意今日看啓蒙方見得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蓋緣天下之理若正說出便只

作一件用唯以象言則當卜筮之時看是甚事都來應得如泰之初九若正作引賢類進說則便只作得引賢類進用唯以拔茅茹之象言之則其他事類此者皆可應也啓蒙警學篇云理當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无便見得易只是虛設之辭看事如何應耳未知如此見得否先生然之語錄

東萊呂氏曰初九伊川說雖是但有未盡意當泰之初賢人彙征人君不能徧識必首先用一大賢則天下之賢人自然牽連而進如舜之選於衆舉臯陶則八元八凱皆進湯選於衆舉伊尹則旁招俊乂如仲虺之徒皆進象曰志在外也謂上三爻是外卦初言在外者蓋否之時斂志在內今時既泰所志在外將以行其志也易說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

于中行以光大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陽剛得中上應於五五以柔順得中下
 應於二君臣同德是以剛中之才為上所專任故二雖居
 臣位主治泰者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故治泰之道
 主二而言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四者處泰之道也人
 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无節治之之道必有
 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
 若无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
 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用馮河泰寧之世
 人情習於久安安於守常惰於因循憚於更變非有馮河
 之勇不能有為於斯時也馮河謂其剛果足一作可以濟深
 越險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
 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

弊也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

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一作弘之量施

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為也不遐遺泰寧之時人心狃於泰

則苟安逸而已烏能復深思遠慮及於遐遠之事哉治夫

泰者當周及庶事雖遐遠不可遺若事之微隱賢才之在

僻一作側陋皆遐遠者也時泰則固遺之矣朋亡夫時之既

泰則人習於安其情肆而失節將約而正之非絕去其朋

與之私則不能也故云朋亡自古立法制事牽於人情卒

不能行者多矣若夫禁奢侈則害於近戚限田產則妨於

貴家如此之類既不能一无既斷以大公而必行則是一有不

牽於朋比也治泰不能朋亡則為之難矣治泰之道有此

四者則能合於九二之德故曰得尚于中行言能配合中

行之義也尚配也○象舉包荒一句而通解四者之義言

如此則能配合中行之德而其道光明顯大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中行中立之行也若朋比則未足尚也舜文
之大不是過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二之德以乾下坤上中正无頗此所以
得尚乎中行

龜山楊氏曰包荒在宥之而不治也治則或傷之矣用
馮河過中者不弃也弃之則立賢有方矣不遐遺不忘
遠也朋亡不泄邇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如是而
已此大臣之任也周公人臣也而思兼三王之事以上
下交而志同故也夫為人臣若周公可也世儒謂周公
為人臣不得為之功故得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失其

言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昔武王克商召太公而問之曰將奈其士

衆何太公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
其儲胥咸劉厥敵靡使有餘王曰不可太公出召公入
王曰為之奈何召公曰有罪者殺之无罪者活之王曰
不可召公出周公入王曰為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
宅田无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王曰廣
大乎平天下矣方是時皆商之頑民也武王周公處之
如是况包荒馮河之徒歟泰之九二武王周公盡之矣
謂之泰誓宜无媿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泰之道甚大有三才成能之事故象言財
成輔相非小人可居必大人君子用天德者可以主之
九二之臣是也九二得乾剛中之大德故荒不治者包
而治之馮河之勇者用之幽遠之士不遺焉是有含容
之度而无忿疾之心者非天德之臣不能至也如是則

大者自來而无幽遯之志小者自往而无干進之心善惡各安其分而天下之朋比亡矣蓋一於大公而无私心則天下有朋者未必用而无朋者未必遺君子小人率包而容之而其用者必有德遺者必无德也天下曉然知有德必用而无德必遺雖有朋何益也是為朋亡之道也此九二所以得尚于中行之君尚猶配也中行者六五為中以行願之君也洪範以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為皇極大中之道則象以九二為光大不亦宜乎九二以君德而為臣觀爻象之辭盡坤含弘光大之義矣所謂大人之事也而不言大人者以否之辭可互見也故乾之九二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而泰之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近之坤之六五黃裳元吉而泰之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近之非有得於乾坤

用九用六之道不足以成泰也九二所謂見羣龍无首者也六五所謂永貞以大終者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兌為澤震為萑葦陂澤荒穢之象二之五以陽包陰包荒也坎為大川出乾流坤行於地中河之象也震足蹈川徒涉也徒涉曰憑憑河也勇於蹈難而不顧者也二近五遠不遐遺也陽與陽為朋二絕其類而去朋亡也人狃於泰政緩法弛之時有包含荒穢之量以安人情用馮河越險之勇以去弊事民隱忽於荒遠人材失於廢滯故戒以不遐遺近已者愛之遠已者惡之大公至正或奪於私昵故戒以朋亡四者具乃得配六五而行中道所以然者光明顯大不狹且陋也六五柔中以下九二二剛中而配五坎離日月充滿六合而无私照其道光大如是則无一物不泰矣易言道大

无所不容者曰光大思慮褊狹者未光大陋之謂也時已泰矣苟淺中不能容之則輕人才忽遠事植朋黨好惡不中不足以厭服人心天下復入於否六五曰中行願也九二曰中行中道者所以存泰也橫渠曰舜文之治不是過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應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占者能包含荒穢而果斷剛決不遺遐遠而不昵朋比則合乎此爻中行之道矣本義○問泰九二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以九二剛中有光大之德乃能包荒耶為是包荒得尚于中行所以光大耶先生曰易中說以中正也皆是以其中正方能如此此處亦只得做以其光大說若不是一箇心曾明闊底如何做得語錄

東萊呂氏曰九二包荒用馮河伊川作兩句說亦好今只作一句包荒則既能包容雖馮河勇力之士亦能用也不遐遺言大抵人當否之時自然憂深思遠至泰時人民安富國家閒暇所失多由慮之不遠殊不知亂每基於治危每基於安詎可遐遺乎若朋亡言惟亂世智者効其謀勇者効其力不暇為朋黨當泰之時人臣各有朋黨是以漢之朋黨不起於高帝光武創業之時而起於中葉之後唐之朋黨不起於高祖太宗之時而起於文宗之際此泰所以貴於朋亡也惟能盡二者事庶得中道惟得中道故光大也雖然此卦六五君位九二臣位治泰之道盡具於二而不言於五何也蓋以六五中順之君既能委任九二剛中正之大臣則人君之職舉不必自為也易說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
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伊川先生曰三居泰之中在諸陽之上泰之盛也物理如
循環在下者必升居上者必降泰久而必否故於泰之盛
與陽之將進而為之戒曰无常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
泰也无常往而不返者謂陰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則為
否矣當知天理之必然方泰之時不敢安逸常艱危其思
慮正固其施為如是則可以无咎處泰之道既能艱貞則
可常保其泰不勞憂恤得其所求也不失所期為孚如是
則於其祿食有福益也祿食謂福祉善處泰者其福可長
也蓋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
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无往不復言天地之
交際也陽降於下必復於上陰升於上必復於下屈伸往

來之常理也

一作理之常也

因天地交際之道明否泰不常之理以

為戒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因交與之際以著戒能艱貞則享福可必

易說

龜山楊氏曰平終必陂往極必復此天地之義陰陽之
理也九三居天地之際將陂復之時也而在上者不知
為君之難居下者不知為臣之不易世方无虞上下荒
怠不知相與以警戒則否將至矣泰其可長乎九三在
下卦之上人臣之尊位上交之極也知艱貞乃可以无
咎不能正固以守之務為持祿保位之謀則小人之歸
而禍將極矣雖有其位其能安享之乎故惟不恤其孚
而後于食有福阿意以媚上恤其孚者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否泰之道如循環終則有始可不豫戒乎
城復于隍则无及矣九三下體之上位已過中故以平

陂往復而思戒也艱若周公之无逸也貞若成王之持
 守也能艱能貞則无咎矣君子能為可信之道以无咎
 何恤人之必信否也艱貞无咎邦有道穀之時是以于
 食有福況太平之世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
 爾景福則于食有福明矣九三六四是為天地相交之
 際天道終矣地道之始故曰天地際也過此以往則未
 之或知故君子思必陂必復之戒焉○九三艱貞臣道
 非君道並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二上往四五復位坤平行也化為山澤
 平者陂矣若九三不守其位而又往上六坤復泰將成
 否故戒之觀无平不陂則知无往不復矣九三在天地
 之際往者當復泰者當否時將大變唯艱難守貞確然
 不動乃无咎三與上六有孚者也陰陽失位為憂憂恤

也三上相易恤其孚也天地反復之際外之小人必因
 內之君子有危懼之心乘隙而動著信於我君子應之
 則大事去矣禍至於覆其宗艱貞勿恤其孚不以利害
 之心移其守以拒險詖之勢以塞反覆之路自信而已
 于食有福矣兌為口三陽為福君子之干祿也脩身俟
 命人之信否无以為也故能永享安榮為有泰之福或
 曰時運已往艱貞其如何曰天人有交勝之理關子明
 曰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
 之理大哉人謨其與天地終始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將過於中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也恤憂
 也孚所期之信也戒占者艱難守貞則无咎而有福本義
 ○勿恤其孚只作一句讀孚只是信蓋言勿恤後來信
 與不信耳○問看否泰二卦見得泰无不否若是有手

段底則是稍遲得先生曰自古自治而入亂者易由亂而入治者難治世稍不支吾便入亂去亂時須是大人休否方做得于食有福食如食舊德之食乃東坡赤壁賦吾與子之所共食之食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氣運之常也艱貞无

咎轉移之理也

己丑課程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伊川先生曰六四處泰之過中以陰在上志在下復上二陰亦志在趨下翩翩疾飛之貌四翩翩就下與其鄰同也鄰其類也謂五與上夫人富而其類從者為利也不富而從者一无其志同也三陰皆在下之物居上乃失其實其志皆欲下行故不富而相從不待告戒而誠意相合也夫

陰陽之升降乃時運之否泰或交或散理之常也泰既過中則將變矣聖人於三尚云艱貞則有福蓋三為將中知戒則可保四已過中矣理必變也故專言始終反復之道五泰之主則復言處泰之義○翩翩下往之疾不待富而鄰從者以三陰在上皆失其實故也陰本在下之物今乃居上是失實也不待告戒而誠意相與者蓋其中心所願故也理當然者天也眾所同者時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陰陽皆未安其分故家不富志不寧

易說

藍田呂氏曰小畜九五富以其鄰鄰志不同富以勸之也泰六四不富以其鄰鄰之所願不待勸也

漢上朱氏曰陽實為富陰虛為貧以用也鄰五與上也陽必求陰陰必求陽陰陽之情也三陽在下上與三陰相應故陰得其主而安於上君子在內小人安於外之

象也三陽相率而往三陰失實各復其所故翩翩然下之初六成巽巽為雞而五與上亦從之而復不富而用其鄰也不富者失實也翩翩者回翔而後下之意譬如葉墜井中翩翩而下以井氣扶之也君子初去位小人猶有顧忌君子盡去然後飛揚矣君子有益於世也如此可使一日去位乎兌口戒也上下相應孚也君子往則小人來兌象毀不戒以孚也不正之間獨行正者君子之願也眾正之間而行不正者小人之願也願皆出於中心而分君子小人者正不正之間耳是以君子艱貞聖人言此明天地將閉上下各復其所雖有聖智莫能止也易傳曰理當然者天也眾所同者時也泰既過中則變矣

易傳

龜山楊氏曰三陰在下之物而上行皆失實也故不富

然翩翩相從而下復者能不富以其鄰也蓋陰陽之往復天地之義理必至也四居天地之際求復之時也其相從而下非為利也出於中心之願故不俟告戒而其誠已孚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翩翩飛之疾也疾飛而趨下從陽蓋見幾之君子也陽道常饒而為實陰道常乏而為虛乏而從饒虛而從實理之必然也故翩翩從陽以不富而失實也皆者三陰同志之辭鄰者五也上也不戒以孚則不約而從也不約而從以三陰中心之願同故耳不富主

坤言與謙同

易說

新安朱氏曰已過乎中泰已極矣故三陰翩然而下復不待富而其類從之不待戒令而信也其占為有小人合交以害正道君子所當戒也陰虛陽實故凡言不富

者皆陰爻也陰本居下在上為失實本義

東萊呂氏曰泰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小人嗜利者也今乃不富以其鄰小人棄信者也今乃不戒以孚蓋為三陽所迫同舟遇風之時也君子之於小人其可迫之已甚歟易隨時取義與內君子而外小人兩得其所自不相妨己丑課程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伊川先生曰史謂湯為天乙厥後有帝祖乙亦賢王也後又有帝乙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稱帝乙者未知誰是以爻義觀之帝乙制王姬下嫁之禮法者也自古帝女雖皆下嫁至帝乙然後制為其一作禮法使降其尊貴以順從其夫也六五以陰柔居君位下應於九二剛明之賢五能倚任其賢臣而順從之如帝乙之歸妹然

降其尊而順從於陽則以之受祉且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者也謂成治泰之功也○以祉元吉所以能獲祉福且元吉者由其以中道合而行其志願也有中德所以能任剛中之賢所聽從者皆其志願也非其所欲能從之乎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雖陰陽義反取交際為大義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五陰之貴盛者也位尊故曰帝體陰故

曰乙乙亦陰之長也

龜山楊氏曰六五柔順而履中忘勢而下交有帝乙歸妹之象焉故能以祉元吉九三處一卦之中上下交際泰之盛時也盛極必反蓋天地之道理之必至也故戒之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言泰之不可恃也易而不知戒則否將復矣故唯艱貞乃吉九三有剛健之才能艱

貞者也六四處下卦之上盛極而過中矣蓋陂復之時也陰柔不中无濟時之才時運而往則羣陰下復以為否理之必至也其孰能禦之六五履尊位為泰之主時之盛衰係乎人君而已而天下隨之以為時也故復言處泰之道而不以時之往復為辭與三四異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泰之時有乾德剛中之臣而上无飛龍之君不幾於不能用乎然泰之所謂天地交者以臣有乾德而居下君有坤德而居上是以謂之交也兼其乾坤之體而不得其全所以為聖人參天地之卦故象言財成輔相之道也六五以謙尊自居用坤之六得黃裳之道下下以成其政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有是君有是臣所以能福天下以元吉也元吉非一人之吉天下之吉也所謂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也以祉者以

福天下也六五之志在於用柔今之下下行用柔之願而已乙用柔也妹柔之至也非柔之至不足以盡黃裳之道故歸妹黃裳皆稱元吉蓋一道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史謂湯為天乙又有帝祖乙有帝乙陽虎謂帝乙為微子之父而子夏曰帝乙歸妹湯之歸妹也湯一曰天乙京房載湯嫁妹之辭曰无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无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則帝乙湯也五君位乾九二居之帝也帝天德也女以嫁為歸震為長男兌為少女由長男言之妹也六五降其尊位下交九二帝乙歸妹之象五以柔中下交九二剛明之賢而順從之九二復以剛中上交於五而其道上行五以是成治泰之功則以中道致福而獲元吉也故曰以祉元吉祉

福也元吉者吉之至善也夫上交於五者豈唯九二之願亦六五之願二五道行君臣並吉非其願乎故曰中以行願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陰居尊為泰之主柔中虛已下應九二吉之道也而帝乙歸妹之時亦嘗占得此爻占者如是則有祉而元吉矣凡經以古人為言如高宗箕子之類者皆放此本義○帝乙歸妹今人只做道理譬喻推說看來須是帝乙嫁妹時占得此爻語錄

東萊呂氏曰泰與大有皆以六居五則人君之處盈成者可知矣己丑課程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伊川先生曰掘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

泰之終將反于否如城土頽圯復反于隍也上泰之終六以小人處之行將否矣勿用師君之所以能用其眾者上下之情通而心從也今泰之將終失泰之道上下之情不通矣民心離散不從其上豈可用也用之則亂眾既不可用方自其親近而告命之雖使所告命者得其正亦可羞吝邑所居謂親近大率告命必自近始凡貞凶貞吝有二義有貞固守此則凶吝者有雖得正亦凶吝者此不云貞凶而云貞吝者一元字將否而方告命為可羞吝否不由於告命也○城復于隍矣雖其命之亂不可止也並易傳橫渠先生曰泰極則否非力所支故不可以師其勢愈亂正以命令諭眾然終吝道也故知者先幾艱貞无咎著戒未然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城復于隍上陵下替也勿用師征伐不自

上出也自邑告命貞吝夷於列國不足以令諸侯也
 龜山楊氏曰治隍而為城陰上并之象城復于隍陰復
 其所之象也上六泰之終也平者陂往者復泰反為否
 上下分崩離析之時也命亂而不一眾其可用乎故曰
 勿用師夫邑者所居之邑也眾不可用而告命不出夫
 居邑則雖正亦吝矣然泰之終也有剛健之才處之則
 顛而扶危而持猶可為也故曰吝而已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三无往不復上六城復于隍雖理之所
 必然亦始終之戒也六五坤柔也九二乾健也柔順之
 君剛健之臣而有應焉皆中而未正也故有歸妹之辭
 焉以斯道也當斯時也所以為泰也有社福之盛故五
 曰以祉元吉二曰得尚于中行也禮云君佩倚則臣佩
 垂君佩垂則臣佩委若泰之甚无以復加惟歸妹則可

矣堯降二女亦由此道非知進退存亡之君其孰能與

於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泰極必否故上六城復于隍方是時也紀
 綱法度頽毀將絕雖自治且不暇又安能行師以治人
 之罪乎故直曰勿用師然號令雖宣亦且塞而不通不
 過於告自邑止於近者小者而已雖固守是道益可鄙
 也且泰之過極則有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之象故九三
 无平不陂无往不復所以戒臣之剛也上六城復于隍
 所以戒君之柔也城之所以為城者以有立也城反于
 隍君道圯矣上下之命能无亂乎觀此則宜戒於城隍
 未復之時也不言凶者何哉泰有持守之道故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六治極而亂以一卦言之闕土為隍積
 而成城泰兌之象城高而墜復歸于隍泰反為否也師

衆也坤為衆城復于隍則天地閉塞君失其民故勿用
 師邑二也巽為命泰兌口為告坤為亂四之初成巽告
 命也五之二自邑告命也上之三成坤其命亂也當是
 時雖九五正其道不行于下貞吝也雖自邑人人而告
 諭之其命日亂不可正矣蓋泰之方中君臣同心乃可
 以治泰過此則變必至於大亂而後已傳易

新安朱氏曰泰極而否城復于隍之象戒占者不可力
 爭但可自守雖得其貞亦不免於羞吝也命亂故復否
 告命所以治之也本義○自邑告命是倒了邑是私邑却
 倒來命令自家雖便做得正人君到此也則羞吝○且
 如城復于隍須有這箇城底象隍底象邑底象城隍邑
 皆土地在坤爻中自有此象○問泰卦无平不陂无往
 不復與城復于隍因言否泰相乘如此聖人因以垂戒

先生曰此亦事勢之必然治久必亂亂久必治天下无
 久而不變之理子善遂言天下治亂皆生於人心放肆
 故亂因此生亂極則人心恐懼故治由此起先生曰固
 是生於人心然履其運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可也如
 明皇開元自是好了若但能把捉不至如天寶之放肆
 則後來亦不應如此狼狽叔重因言觀聖人立象繫辭
 當好時便須有戒懼收斂底意當不好時便須有艱難
 守正底意徹首徹尾不過敬而已卦中无全好者亦无
 全不好者大率敬即好不敬即不好先生領之○城復
 于隍隍是河掘其土以為城又因以固城也勿用師師
 是兵師凡坤有衆與土之象○上九方泰極之時只得
 自治其邑程先生說民心離散自其親近者而告命之
 雖正亦吝然此時只得如此雖吝却未至於凶並語錄





